

# 還淚記

顧仲葵



圖書藏

永祥印書館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4351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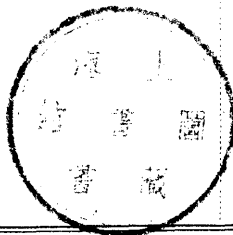
文學新刊

范泉主編

還淚記

五幕劇集

顧仲彝



# 還淚記（紅樓夢之一）

## 第一幕

### 佈景

賈母正房前的廳房，雕梁畫棟，寬大舒暢。臺的右首是廳口，掛着金絲籐紅漆竹簾。這廳房一連三間，臺上的是靠東的一間，正中一間和靠西的一間從臺下可以看見在臺的正中後面牠們的橫側面（正中一間利用臺後的空間佈置出來，靠西一間只能用畫片）。三間之間只用黑漆柱子，和繡幔隔開着。正中一間裏放着供桌拜墊，桌上菓品羅列，紅燭高燒。臺左首放着十二扇大紅緞子刻絲滿笏一面泥金百壽圖大屏，屏前有一只寬大的坑榻，榻前兩行縷花几椅，都鋪着五彩繡披。其他鼎彝書畫，陳設得非常華麗。廳口竹簾外面隱隱可以看見一大院子，院子裏在唱戲，還有許多男子在看戲。

幕啓前幕內熱鬧鑼鼓聲嬉笑聲。幕啓，廳內坐着許多女眷，正中榻上歪靠着白髮如銀的賈母，坐在賈母身旁的，是史湘雲，坐着的有王夫人和李紈，丫頭們有鴛鴦襲人晴雯等，站在四周。幕啓時臺上的女子和廳外的男人都給戲臺上的插科打諢引得哈哈大笑，賈母笑得氣都噎不過來，鴛鴦在那裏替她捶背。

賈母（以後簡稱母，剛喘過一口氣來） 那去劉二的小子真會說話，笑得我腰都疼了，那油嘴兒只有嚼門的

鳳丫頭說得過她。嗚，鳳丫頭呢？她倒不聲不響到後面自在去了。

王夫人（以後簡稱王）（站起來）老太太，鳳丫頭到後面張羅送禮的人去了。剛才聽珍爺進來說：東平

羣王南安羣王還有金陵甄家都有禮單送來。

母 我今年又不是整壽，何必又要驚動人家呢？一家子老老小小聚在一塊兒樂一樂，像今天這樣，不就好麼？不過，鳳丫頭一年忙到頭，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滿以為可以叫她舒舒暢暢樂一天，可是——

（寶玉掀開簾子跳跳蹺蹺拍手進來。寶玉戴着束髮嵌寶紫金冠，二龍搶珠金抹額，身上穿金花大紅箭袖，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足登青緞粉底朝靴）

寶玉（以後簡稱玉） 老祖宗，您瞧我點的劉二當衣好不好？那小子真會演戲。你瞧她那種尷尬的神氣兒，

哭不像哭，笑不像笑……（寶玉竭力摹仿她，引得屋內衆人大笑。）

母 寶玉，你再來嘔我笑，我只好躺下了。寶玉，你過來。

王 寶玉，放規矩一點！又要叫你老子揍你了。

母 你別罵他。今天是我生日，虧他得出點了這末一齣好戲，讓我笑了一陣子，這真是他的孝心。

湘雲（以後簡稱湘） 老祖宗，您知道寶玉今天爲什麼樂？

母 爲什麼？

湘 因爲林妹妹今天要回來了。

母 不錯，林丫頭到揚州去奔她父親的喪，去了有半年多了。

王 老太太，我忘記回您了，鮑二今天早上到，說璉二爺和林姑娘今天可以趕到。還有我娘家的二妹妹和她的兒子女兒，也是今天可以趕到這兒。

母 什麼？他們都趕上了我的生日，真是巧極了。

玉 我去接璉二哥和林妹妹去。（脫身一溜煙跑出廳外去）

母 慢點走，小心給門檻兒絆倒了。真是小冤家，看看樣子像個大人，說起話來做起事來還是那麼樣淘氣。你娘家的二妹妹是誰呀？我真越老越糊塗了，提到前頭就忘了後頭。

王 我的二妹嫁給姓薛的，薛家老爺死了有十幾年了，幸而有點產業，幾月當鋪。而今她的兒子女兒都已經長大了。

母 鴛鴦，你去看看林姑娘的車轎來了沒有，來了就叫她進來。（鴛鴦下）你說那薛家怎麼樣？

王 他們在京裏也有兩三個舖子，所以這次進京，一則是來查查這些舖子，一則來探望探望親戚。好極了，有個年長的女親戚來陪我說說笑笑，真是再好也沒有了。

（鴛鴦掀簾上，一面拉着簾子一面說）

鴛 老太太，太太，薛家姨太太到了。

（簾外進來了薛姨媽和寶釵，薛姨媽是位嫵媚，服飾素淡，舉止謹束，是位權時應變最會奉迎人的老婦人。寶釵是位

肌骨瑩潤，舉止嫺雅的姑娘。王夫人趨步向前，拉着薛姨媽的手。

王 二妹，你來了，我等了好幾天了。

(寶釵跪下去向王夫人行禮)

寶釵 (以後簡稱釵) 姨母。

王 喔，好孩子，十幾年不見長得真好標緻。

薛姨媽 (以後簡稱薛) 姐姐，我們先見了老太太再說話。

王 老太太，這就是我的二妹妹。

(鴛鴦扶起賈母，史湘雲李紈也都站起來。薛姨媽和寶釵趨步過去，寶釵向賈母跪下，賈母拉住)

薛 (行禮) 老太太，您好。

釵 婆婆，您老人家好。

母 不敢當，不敢當。這是你的姨甥女麼？

王 是的，她叫寶釵。

母 長得真斯文真標緻。你過來，讓我仔細瞧瞧你。(寶釵起來。賈母拉着她的手細看) 真是一個好孩子。這兒

的幾個丫頭都給她壓倒了。噯，丫頭探丫頭惜丫頭上那兒去了？

王 她們都在外面看戲呢。

母 寶姑娘，你來見見。這是珍珠嫂嫂，寶玉的大嫂子。這是我娘家的姪孫女兒史姑娘。

(每介紹一位，相互都稱呼一聲)

(傻大姐——賈房中的粗做丫頭——笑嘻嘻的由外上)

傻大姐(以後簡稱傻) 嘻嘻嘻嘻，真是個美人兒!

王 傻大姐，你胡說些什麼?

傻 他們說，咱們家裏來了個美人兒，我來看美人兒，果真是個美人兒!

王 還要胡說，快滾出去!

傻 (轉身下) 嘻嘻嘻嘻，真是個美人兒。(下)

母 (問王夫人) 這傻丫頭嘴裏咕嚕咕嚕說些什麼?

王 還不是那些傻話。

薛 我們還沒替老太太拜壽呢。

母 薛姨太太，我怎麼敢當，況且又是小生日。(向王夫人) 你叫你妹妹免了罷。

王 二妹，老太太不喜歡，你就免了罷。

(丫頭用紅氈鋪在地上，寶釵端端正正叩下頭去)

母 好啦，好啦，起來罷。

（寶釵叩頭的時候，空氣非常嚴肅，忽聽見後院有女人嘻笑聲，原來王熙鳳來了）

熙鳳聲 哈哈，哈哈，貴客臨門，未曾遠迎，恕罪，恕罪！

（王熙鳳由左首後院上，後面跟着平兒。熙鳳頭上綰着金絲八寶攢珠髻，插着朝陽五鳳攢珠釵，項上戴着赤金盤螭纓絡圈，身上穿着縷金百蝶穿花大紅雲霞窄褶襖，外罩五彩刻絲上青銀鼠褂，下著翡翠撒花洋縐裙。她生一雙丹鳳眼，柳葉眉，身材苗條，體態風騷。她初以為是賈璉黛玉到了，想不到是薛姨媽和寶釵。）

熙鳳（以後簡稱鳳） 啊，姑媽，倒反您先到了。姑媽，您一向好，姪女兒在這兒想念死了。（行下禮去，薛姨媽拉住）寶妹妹，三四年不見，越發出落得如花如玉了！姑媽，你來得好，你來得好！（向賈母王夫人瞟一眼）我正要向您訴苦呢。

母 你們瞧，嗒們的鳳丫頭一見了她姑媽，馬上就要撒嬌了。

薛 （假裝驚訝）怎麼？我知道你在這兒很好，老太太都很喜歡你。

鳳 這兒什麼人待我都還好，就是老太太太不疼我。

薛 老太太太怎麼會不疼你？

母 薛姨媽，你別信她的話，她又要編派我的不是了。她是嗒們這裏有名的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你以後不要叫她姪女兒，只叫她鳳辣子就是了。（衆人笑）

鳳 姑媽，你聽，老太太連我的小名兒都給題上了。



薛 我知道你是伶牙俐齒，會說會笑，人家喜歡都喜歡不過來呢。

鳳 （假裝悲傷） 啊呀，連我滴滴親親的姑媽都挖苦我起來了，我的命好苦呀！姑媽，你想太太老太疼我不疼我？我一進了賈府的門，他們就把這副管家的重擔子往我身上一擱，害得我成天到晚忙得氣都透不過來，成年到頭成千成萬的銀子要從我手上過，討好了上頭，又得罪了下面，開銷大了多化了銀子，又怕老太太太心疼，說我只會做順水人情，不知道儉省；要是手頭緊了，下頭的人個個都要抱怨，老太太又要說我小家氣不會管大事。你想我這個人做得難不難？

母 你們別信她這貪嘴，一派胡說八道，不知道又要出嗒們娘兒倆什麼花樣兒了。

鳳 啊呀呀，姑媽，你聽，我受了委曲，連哼都不能哼一聲！一開口就說我居心不良，又要出他們什麼花樣。好啦，別的不說，就像今天老祖宗的生日，菩薩的好日子，也不讓我安靜一下子，不是張家送禮，就是李家派人來道喜，從早上開眼到現在連喝一口茶的功夫都沒有。

母 （哈哈大笑） 現在我明白鳳辣子的壞心眼了，她今天為我生日忙了一天，要我另外請請她，是不是？

王 對了，對了，要討酒喝，也不用繞那麼大的灣子呀。明天我請你，好不好？

鳳 啊呀，姑媽，你聽，他們說得我真是個貪嘴的饞癆貨了。不過，話得說回來了，既然承他們的情請了我，我也落得受用。可是，太太，井水不犯河水，明天用不着太太請，等太太過生日，我忙上三天三夜之後，再擾太太一椋酒。今天呀……（用眼瞟着賈母）

母 我懂，我懂，今天的竹槓是算敲定了我了，好好，我請，我請，鴛鴦，你拿十兩銀子到大廚房裏去，叫他們明天預備一桌酒。

鳳 (拍手大笑) 姑媽，你瞧，我不潑辣，他們怎麼肯請我呢。老太太，你這十兩銀子，我這做孫媳婦的就算領了情了。姑媽，你現在可以知道老太太太疼我不疼我了。老祖宗，您老人家既然這樣疼我，做孫媳婦的就是忙死了，也不怨老太太。

母 你們聽聽，鳳辣子是不是饒癆貨？她只要有得吃就不怨我了。

鳳 不過，老太太明天請我，只怕還是個順水人情。

母 什麼？

鳳 老太太要請姑媽，倒說是請我姑媽，你看老太太多精明，只化十兩銀子，既替姑媽和寶妹妹接個體體面面的風，又算請了我這孫媳婦兒。

母 (笑得仰不起來) 你們快替我把這張缺德的利嘴撕了。我請了她，倒反我佔了她的便宜。

鳳 (也拍手笑說) 姑媽，你瞧……

李執 (以後簡稱執) 老太太，您知道鳳辣子今天爲什麼這樣樂？

母 爲什麼？

執 一則果然是爲了老太太的生日，一則是因爲……(笑而不說)

湘 噢，我知道了。璉二哥今兒要回來了。（衆大笑）

鳳 好，你們姑嫂兩個串通了來算計我，老祖宗，您老人家替我伸伸冤……

（寶玉掀簾跳跳蹤進來）

玉 林妹妹在那裏？林妹妹在那裏？林妹妹沒在這裏，他們騙我。

王 寶玉，怎麼這樣沒規矩？快來拜見薛姨媽。

玉 薛姨媽。（拜下去）

薛 喔，他就是啣玉而生的二公子麼？果然好一表人才，怪不得人人說老太太疼得他比性命寶貝還厲害呢。

母 他是咱們家裏的混世魔王，兄弟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只怕一個老子，不過從小就很孝順我，所以我也格外疼他。

王 寶玉，過來見見這位薛家……他們那一個大？

薛 他們是同年，不過寶玉頭是九月裏生的。

王 寶玉是十月裏生的。寶玉，你應該叫一聲寶姐姐。

玉 寶姐姐。（呆視了一會，轉向賈母）老祖宗，我總以為天下只有林妹妹獨得天地間靈秀之氣，長得最標緻，今天才知道還有得天獨厚的人。

王 不准胡說八道。（寶釵羞慚滿面）寶姑娘，你別睬他，他說話從小是瘋瘋癲癲的。

（外面吵嚷聲，說「璉二爺回來了，林姑娘回來了！」賈璉掀簾進來。）

賈璉（以後簡稱璉） 老太太好。孫男璉兒替老太太拜壽。（連叩三個頭）

母 璉兒，你路上辛苦了，起來罷。

璉 （向王夫人行禮）二伯母好。大嫂，寶兄弟，史妹妹。

玉 璉哥兒，林妹妹呢？

璉 在外面就要進來了。

玉 林妹妹真的來了，讓我去接她去。

（他跳跳蹦蹦正要跑下去，賈政上。賈政是五十開外的中年人，儀態端莊，穿着官服。）

賈政（以後簡稱政。向寶玉喊一聲） 站住！你跑到那兒去？（寶玉一見他父親就像老鼠見了貓一樣，立刻必恭必敬

的站着，低下頭。湘雲鳳姐暗笑他。賈政滿面笑容走上前）媽，戲快唱完了，您的壽酒擺在那兒？

母 都是自己人，就擺在後面上房裏罷。你來見見這位薛姨媽，是你太太的妹妹。（兩人相見行禮）

政 在南邊見過一次。薛姨媽好。

薛 二老爺好。蟠兒還得費心二老爺教導教導。

政 薛姨媽太客氣了。

薛寶丫頭，快過來跟姨夫叩頭。（寶釵行禮）

不敢當。

政 戲快完了，叫他們撒賞錢罷。

政 璉兒，你去說老太太吩咐，叫撒賞錢。

璉 是。（下）

政 媽，我到後面去叫他們把酒席擺起來。（由左後門下）

（只聽見賈璉叫「老太太吩咐撒賞錢」，接着許多男傭人的答應聲，臺上撒錢聲，孩子們爭搶銅錢聲。）

鳳 哈哈，哈哈！姑媽你瞧，我的這位寶兄弟見了他父親就像老鼠見了貓一樣！

（賈璉復上，掀開簾子，讓雪雁和紫鵲扶着林黛玉上。林黛玉穿着素服，但掩不住她的俊秀嬌麗，弱不勝衣。兩灣盛眉，一雙情目。賈母一見她進來，連忙迎上去，想到黛玉的遭遇，不禁流下淚來。）

母 （抱住她）顰兒，你好命苦呀！（哭泣）

黛玉 （以後簡稱黛）婆婆！（亦哭）

（其他的人看他們抱頭哭泣，相對驚愕，不知所措。）

鳳 老祖宗，有話慢慢兒再說罷。咱們喝老祖宗壽酒去罷。

（湘雲寶玉扯黛玉的袖子。）

湘 林姐姐，今天是老太太的好日子，你怎麼一進門就哭。

（黛玉連忙拭淚，向四圍的人招呼。）

黛 （向王夫人行禮）舅母。大嫂。史妹妹。寶哥哥。

王 林姑娘，你來見見這位薛姨媽。（黛玉行禮）這是薛家寶姐姐。

薛 真是位好標緻好秀氣的小姐，怪不得人家說跟寶二爺真是天生的……（突然停住）

母 我最喜歡她的娘，我就生這末一個女兒。林丫頭一舉一動都像她的娘。（又傷感起來）她娘死得太早了。

薛 怪不得……（鳳姐拉拉薛姨媽的袖子，薛姨媽知道不該引起寶母的心事，顧而言他）唔，唔，姐姐，寶二爺生下來真的嘴裏啣塊玉麼？

王 真的。寶玉，你把玉拿下來給薛姨媽瞧瞧。（寶玉從頸項上取下玉來交給薛姨媽）

薛 真是一塊玲瓏可愛的寶貝。

玉 （向黛玉）林妹妹，你的那塊玉帶來麼？（黛玉搖頭）沒有。（轉向寶釵）寶姐姐，你有玉麼？（寶釵搖頭）

王 寶玉，你怎麼見一個姑娘問一個，你瘋了麼？

玉 林妹妹也沒有，史妹妹也沒有，現在連寶姐姐也沒有，我要這撈什子幹什麼呢？讓我摔了他罷。

母 寶玉，你過來。這是你的命根子，怎麼可以摔呢？

薛寶二爺，你寶姐姐有一塊金鎖片，你要不要瞧瞧？  
玉金鎖片好，讓我瞧瞧。

（薛姨媽從寶釵頭上拿上金鎖片，交給寶玉）

啊，倒真是頂好玩兒的。

鳳拿給我瞧瞧。這上面刻的是什麼字

（湘雲李紈圍上來看）

紈正面是「不離不棄」，反面是「芳齡永繼」。

湘不離不棄，芳齡永繼。啊呀，我想起來了，這兩句話好像跟寶哥哥玉上的兩句恰好是一對兒。

鳳怎麼是一對兒？唸我聽聽！

湘（一面接過薛姨媽手裏的寶玉）寶哥哥的是「莫失莫忘，仙壽永昌」；寶姐姐的是「不離不棄，芳齡永繼」。

鳳（拍手得意）啊呀呀，這不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麼？（賈政由左後門上）

政後面酒席已經擺好了。媽，薛姨媽，請罷。

（賈環——十三四歲的頑劣子弟，滿臉的俗氣——先在右門外面叫着，接着跑上來。）

賈環（以後簡稱環聲）林姐姐太欺人！寶哥哥的東西你替他帶，我託你帶的黃鶯兒你就不肯帶。我要進

去親自問問她去（氣匆匆的衝進來）

環 林姐姐，你……（一眼看見賈政，就混身軟了下來，低頭站住）

政 你混說些什麼？

環 沒……沒什麼。

政 對你說不要在屋子裏亂闖亂跑，你又忘了麼？

薛 這位公子是誰？

王 是二老爺第三個孩子，叫環兒。

薛 原來是三公子。你要黃鶯兒不是？我的蟠兒從南邊帶來好幾個鳥籠子，你回頭上我那兒來取罷。

政 薛姨媽，別去理他，這孩子最不長進。

（賈璉上）

母 璉兒，揚州的事都弄舒齊了？

璉 是，老太太。林姑老爺的坟做好了我們才動身的。林家的房子也託人看了，林姑娘的東西都給帶來了。

母 很好。林丫頭，你跟我來。你現在安安定定住在我這兒，別再想你的爹娘了。這兒姐妹們多，現在又添上

了一位寶姐姐，更熱鬧了，你就當自己的家裏一樣。我只生你娘一個女……

政 媽，時間不早了，陪薛姨媽到裏面喝酒去罷。



母 薛姨媽，你來得正好，我正少個伴兒說說話。要是姨媽不嫌棄的話，就在咱們家裏住，早早晚晚可以在一起撩天兒，好在咱們家裏有的是空房子。

政 那真是再好也沒有了。後面梨香院離老太太的屋子最近，現空着，就讓薛姨媽一家住罷。璉兒，你就派人替姨媽收拾屋子。

璉 是。

薛 老太太，那不是太叨擾了麼？

王 二妹，沒有關係。老太太是喜歡熱鬧的。

薛 那末，姐姐，這末著罷，我就答應住在你們這兒，不過吃用全由我自己來。

母 那還好意思說麼？難道你怕咱們吃不起麼？薛姨媽，請。

（大家謙讓了一會，最後還是賈母扶着黛玉先行，次薛姨媽王夫人，寶釵，李紈，湘雲下。黛玉眼看着寶玉垂手和環兒站着一動也不敢動，用手指在臉上劃着羞他，湘雲偷偷的向寶玉做個鬼臉。鴛鴦襲人晴雯隨下。寶玉躡手躡足想跟上去，被賈政一聲喊嚇住了）

政 寶玉，你跟我來！（向賈環）你也跟我來。

（賈政由右廳口下，賈環寶玉隨下。鳳姐在後羞寶玉的臉，寶玉回過頭來伸伸舌頭，低聲說）

王 鳳姐姐，叫老祖宗馬上派人來喊我。（下）

平（過來向璉行禮）二爺，您路上好。

鳳平兒，你進去把二爺的行李收到房裏去。還有，你進去跟老太太說，寶玉給老爺帶出去了。

平是。（下。臺上只剩賈璉與鳳姐二人）

鳳（嘻皮笑臉）國舅老爺一路的風塵辛苦，小的這廂有禮了。小的聽見昨日的頭馬來報說，今日大駕

歸府，略備了一杯水酒替國舅老爺洗塵，不知回頭肯賜光謬領否？

璉（作揖）國舅太太請了，不敢不敢。這次在下有事遠行，府中各事，承國舅太太代拆代行，越發辛苦了，

在下理應潔樽道謝才是，不知國舅太太肯賞光否？

鳳豈敢豈敢。我那裏管得這些事來，見識又淺，口角又笨，心腸又直，臉又軟，攔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裏就

慈悲了。

璉國舅太太過謙了。

鳳況且又沒經過大事，膽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連覺也睡不着了。

璉只怕是想念國舅老爺罷。

鳳你別打叉，說正經話。我苦辭過幾回，太太又不許，倒說我圖受用，不肯學習。這半年多來，我老捏着一把

汗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亂走。

璉想不到半年不見越發的能幹了。

鳳 你是知道的，咱們家裏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那一個是好纏的。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罵槐的抱怨。坐山看虎鬪，借刀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

璉 說得句句對。

鳳 況且我年紀輕，不壓人，怨不得不放在我眼裏。

璉 豈敢豈敢。我的好太太，（開始動手起來）六個月不見，真是變得更賢慧了，叫我在外面快想死了。

鳳 不要動手動腳，在這老太太屋裏，還不放尊重一點好，客套說完，言歸正傳：你這六個多月在外頭幹得好事，回頭到房裏細細的拷問你。（平兒由左後門上）

平 奶奶，老太太請你進去呢。

鳳 二爺的行李你拿進去了沒有？

平 全拿進去了。

鳳 平兒，你回頭細細查一查二爺的行李，看少了什麼沒有。

平 是。

鳳 再查查看多了什麼沒有？

平 奶奶，不少就是了，怎麼還有得多出來？

鳳 這六個月在外頭，難保他乾淨，或者在揚州有相好的丟下什麼東西，戒指汗巾這一類東西也說不定，你仔細的查一查。

平 奶奶是啦。

（寶玉蹣手蹣足從右門簾外走進來，又回頭向外看了看，然後一溜煙向左後門跑去。）

鳳 寶兄弟，你幹什麼？

平 奶奶，寶二爺是急於要去看他的林妹妹呢。

鳳 寶兄弟，我跟你一塊兒去。（她走過來用手臂搭在他的肩上下）

平 （指指璉）哼，上次我上了你的當，這次別想我再替你隱瞞了。你瞧，這是什麼？（她從袖裏拿出一束頭髮）

這是我從你考籃裏一摸就摸出來了。

璉 （作揖）平二奶奶，你幫忙索性幫到底。我昨兒還想親自理一理帶回來的東西，實在急於要回來看

你，竟把那考籃也忘記翻一翻了。請你賞還我罷。

平 這是第二次，那兒有這樣容易。我告訴奶奶去。

璉 平兒，給我。（他追着掄，她繞屋跑，璉繞屋追。正在緊要關頭，鳳姐上）

鳳 （在門外先說話）平兒，昨天旺兒媳婦送來五百兩利銀放在那兒了。（她一面嗑瓜子一面進門。跑的兩人忙立定。平兒把頭髮隱在身後。鳳向璉）你還在這兒？爲什麼不陪老爺喝酒去？平兒，你也放規矩一點，這是

老太太的地方。你們要調情，到自己房裏去。你們鬧什麼鬼？沒什麼。

平 明兒又是放月錢的日子，旺兒媳婦昨天拿來的五百兩銀子放在那兒了？

平 放在奶奶床面前的櫃子裏，奶奶怎麼忘了？

鳳 對了，我現在的記性一天比一天壞了。還短多少銀子你算過了？

平 還短兩百兩，林之孝家的說張二家的一筆利銀今兒晚上可以送來。

（璉在鳳身後殺鷄抹膀使眼色求平兒遮蓋，平兒只作不見，微笑着）

鳳 這倒也罷了。（她有點看出他們兩人的尷尬行徑，懷疑）你們倒底在搗什麼鬼？

璉 沒有什麼。我也在問平兒關於月錢的事。

鳳 你這個人真沒良心，你想我管了你的家，公庫上銀子放些利錢，到放月錢的時候就愁得比欠閻王債還厲害，你們還要在我背後搗鬼。平兒，回頭你把二爺的行李仔細的搜一搜。（向璉）要是搜出什麼來，我來抽你的筋剝你的皮！

璉 不敢，不敢。

平 奶奶的心正跟我的心一模一樣，我心裏也怕他在外面胡攪，帶些什麼不乾不淨的東西回來。回頭我搜完了，奶奶也親自搜一搜。

鳳 好的，別放過了這一次。（裏面賈母叫「鳳丫頭，鳳丫頭」）老太太又在叫我了。老太太，來啦，來啦！（下）

平 （指着鼻子搖着頭）這一次你該怎樣謝我呢？

璉 （跑過來打恭作揖，開眼笑）你真是我的心肝寶貝，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平 （揚着頭髮）這是一輩子的把柄兒，好就好，不好就抖出這個來！

璉 （央告道）你好生收着罷，千萬可別叫她知道。（但覷個不防，一把便搶了過來，跑開笑道）你拿着終是禍

胎，不如我拿出去燒了。

平 （咬牙）沒良心的，過了河兒就拆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呢。

璉 下次我也得好好的提防你呢。（他放在口袋裏不好，放在靴掖子內又不好，平兒冷不防伸過手來搶了回去，在

屋子內跑）你這促狹鬼，還我，還我。

（平兒跑入後院，賈璉不敢進去，只好唉聲嘆氣，走回來。忽然平兒在臺後窗上出現）

平 二爺，我在這兒，你來拿呀！

璉 平兒，平兒，你給我！（他走近窗，平兒早又走了。賈璉無法，只好垂頭喪氣向廳外去了）

（臺上靜寂一會，黛玉由內上，伏在榻几上，就嗚嗚咽咽哭起來，寶玉躡手躡足上，看見黛玉在哭，忙過來安慰）

玉 林妹妹，好好兒大家喝酒，你怎麼又哭起來了？

黛 （避開）你不要管我！

玉（從身上拿出一香串）林妹妹，我替你留下這薔苔香串給你。你瞧，多好。這是北平靜王親手送給我的。你聞多香。（送到她手裏）

黛（摔在地上）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這東西。

玉林妹妹，怎麼啦？難道我又有什麼話得罪了你麼？我在這裏賠個不是好不好？

黛別拉拉扯扯的。剛才舅母不是說現在咱們年紀都大了，說話舉動都不能像小時候那樣隨便了。

玉這末說妹妹是有意不理我了？永遠不理我了？

黛有意不理你又怎麼樣？永遠不理你又怎麼樣？

玉想不到人大了就是最親近的姊妹們也有那麼許多拘束，不曉得那一個混賬的什麼聖人定下了這許多規矩要我們活活的做一輩子禮教的奴才。我問你爲什麼我們不是跟五六年前一樣是小孩子？

黛（噙的笑出來）寶哥哥，你又要說馱話了。

玉我們小時候不是頂快樂麼？我們日裏成天到晚在一塊兒玩，在一個凳上吃東西，在一條被裏睡，在一張桌上看書寫字。

黛寶哥哥，你上有父母愛你，還有祖母寵你，從小生長在富貴家庭裏，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那兒會明白人世的苦痛？

玉林妹妹，你到南邊去了六個月，說起話來真好像換了一個人了。

黛 你那兒會明白我六個月來所身受的折磨。父母雙亡，舉目無親，在揚州只看到幾個如狼如虎的親戚，要不是璉哥兒在那裏替我張羅，只怕連我的身子都要活活的給他們賣了呢。

玉 林妹妹，將來我到南邊去替你收拾他們。

黛 我本來不想再回這兒來了。

玉 怎麼？你不想回來了？你忘了你這寶哥哥麼？

黛 但是無父母兄弟的孤兒在揚州又去依靠誰呢？

玉 你不回來，我飛也要飛來接了你。並且老太太知道了也不讓你不回來。林妹妹，以後你不要再去，你永遠住在我家裏不要走。

黛 吓！我又不是你家裏賣絕了的奴才。

玉 林妹妹，你不要弄錯了我的意思。

黛 （冷笑）况且又來了一個帶金的姐姐，鳳姐姐剛才還說你玉上的兩句話正跟她金鎖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呢。

玉 林妹妹，我們從小一塊兒長大，難道還不明白我的心麼？

黛 况且她人品又長得好，家裏又有錢，老祖宗剛才還稱讚她斯文呢。

玉 林妹妹，林妹妹……



黛玉 你不要再叫我林妹妹，林妹妹，你去叫你寶姐姐罷。你只當我死在揚州，沒有回來，我也只當你……

玉 林妹妹，你又何苦來呢。你聽我說——

黛玉 以後彼此只當不認得，心裏倒也乾淨。

（黛玉向左後門走，原來寶釵隱在後面竊聽，見黛玉走過來，不及躲避，只好掀簾迎出來，黛玉吃了一驚）

釵 喔，你們在這兒。我的手絹兒丟了，不知道是不是在這兒。

玉 怎麼？你的手絹兒丟啦？我來替你找。

釵 寶兄弟，老太太在找你呢。咦，這一串香珠是誰的。（拿起地上的麝香串）

玉 是我的，謝謝你。（寶玉藏起香串）

黛玉 （抿嘴笑）寶哥哥，你自己的東西都管不住，還瞎熱心替人家找東西呢。嘻嘻，嘻嘻！

（史湘雲掀簾拍手出來）

湘 呀，都給我逮住了！你們三個人躲在這兒玩，不來叫我一聲兒。我告訴老太太去。（轉身下）

玉 （追上去）史妹妹，史妹妹！

## 第二幕 第一場

佈景

黛玉的閨房——四壁古董字畫，圖書滿目。左首有門通寶玉臥房，右首有門通賈母正房。在後面一排花格子長窗，可以望見窗外小小庭園，庭園裏有竹林和花草假山，布置得非常精緻悅目。窗前有坑榻一，榻几上放着許多書。右後突出在外面的是一「門」字式的縷空書架，中間掛着繡幔，拉起時可以看見裏面就是黛玉的小小臥室，雕空的格子裏高高低低放着小擺設和精緻的書函。右前書桌一，桌上滿是書。

幕啓時臺上寂靜，窗外透進早上的陽光，照得滿屋子窗明几淨；窗外小鳥咕噪，臥室的繡幔低垂。半晌，紫鵲由右門上，睡眼矇矓的先拉起繡幔來看看裏面熟睡的黛玉和湘雲，然後走前來整理書桌。寶玉由左門上。

玉 紫鵲，林妹妹醒了麼？

（紫鵲搖搖頭，指指繡幔內。寶玉輕輕的走過來，拉開繡幔看）

玉 （低聲說）紫鵲，你來看，真是好一幅美人春睡圖。（紫鵲搖搖頭，羞他的臉）真的，你來看。

紫 二爺，別吵醒她們。昨晚她們談到半夜才睡呢。

玉 （低聲）林妹妹，就憑你這秀麗的眉目，怎不教人癡愛呢？

紫 二爺，你別胡說八道，把姑娘吵醒又要生氣了。

玉 呀，你瞧裏床史妹妹的睡相，臂膀又擦在被外頭。她日裏淘氣，晚上睡覺還是這樣不老實，回頭風吹了，又曬肩窩疼了。我來替她拉上被窩。

紫 別胡鬧了，快走罷。（拉他開去，但黛玉已經醒了）

黛玉 誰呀？

玉 是我，林妹妹。

黛玉 這早晚就跑來做什麼？

玉 這早晚還早麼？你起來瞧瞧。

黛玉 啊呀，太陽已經晒到床上了。史妹妹，醒醒罷。

湘 唔呀，我睏得很，讓我再睡一會。

黛玉 你再不起來，寶哥哥要來打你了。

湘 唔呀！（打呵欠）寶哥哥，你敢！

黛玉 （向寶玉）你出去，讓我們起來。（寶玉放下幃幔，走向前來）紫鵲，打洗臉水進來。（紫鵲應着下。寶玉隨便翻

閱桌上的書）

玉 林妹妹，你從南邊帶了這許多新書來。

黛 還有許多放在箱子裏沒拿出來呢。

玉 林妹妹，你都借我看看好麼？

黛 讓我看過了給你拿去。

（雪雁捧洗臉水，紫鵲捧點心一盤先後入臥室）

玉 （拿起一冊）瑩窗詩草！好雅緻的題箋。（他翻開來看，隨便默詠一首）好詩，好詩！

黛 還有比這更好的呢。

玉 在那裏？在那裏？好妹妹，讓我瞧瞧。

黛 在炕几上。（寶玉過去拿起）

玉 好漂亮的封面！這一定是閨閣裏的藏本。

黛 這是揚州談家姐妹們唱和的詩集。

玉 （隨便翻閱幾首）真是好詩，人家說江南多才子，我看江南實在多才女！

黛 寶哥哥，你又耍胡說了。

湘 寶哥哥，江南的才女在這兒呢。林姐姐昨晚上還做了一首頂好的呢。

玉 林妹妹，你一定得賞我拜讀一下。

黛 史妹妹，你再胡說我要打你。寶哥哥，她騙你，你別信她。

湘 寶哥哥，你要看在硯臺底下呢。

（寶玉正要過去拿，黛玉已搶出來攔住硯臺）

黛 不許亂翻。

玉 林妹妹，有半年多沒看見你的新詩了，你就賞我看一看罷。林妹妹，你從前那一首詩不先給我寶哥哥看的。看得好，我也和你一首，好不好？

湘 林姐姐，你給他看就是了，不過一定要他和一首。

玉 好好，我一定和一首。好妹妹，好妹妹……（黛玉給他纏不過，只好由他拿去。寶玉如捧聖旨，讀一句讚一句）好好，妙極了。「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煙無限情。」想不到林妹妹只去了半年，文思長進得這樣快，只是太悲傷了一點。

（雪雁端着洗臉盆巾由幔內出，預備下）

玉 雪雁，你把臉水端給我。

黛 水已經骯髒了，雪雁，你去換乾淨的來。

玉 不用換，林妹妹洗過的還會髒麼？啊，水多香啊，給我。（他把盆放在坑几上，埋首洗臉，背對觀衆）

黛 （嗤笑）你這古怪脾氣總不肯改一改。

雪 寶二爺，要臊子麼？

玉 不用了，面盆裏的香胰多着呢。（洗完臉，用青鹽擦了牙，漱了口。紫鵲捧點心盤由幔後出來，雪雁端了盆巾下）這是林姑娘吃剩的點心麼！給我吃了罷，省得再回房裏去。（紫鵲端過去，他拿了一盆松仁糕）就把這吃剩的松仁糕留下罷。（一面吃，一面看詩。史湘雲上）

湘 寶哥哥，你一起身就來吵我們，該當何罪。

黛 罰他做詩，做得不好，再重重的罰他別的。

玉 慢慢的讓我想，別再催我。

黛 我替你磨好墨，鋪好紙，快快過來寫。

（寶玉抓耳挖顛，徬促不安，一面翻着闈閣詩稿）

湘 （歪着頭笑）你看他急得這個樣兒。

玉 史妹妹，求求你替我把頭髮梳攏上去，頭髮沒攏好，詩就想不出來。

湘 這又是你做不出詩的推辭。我不會梳。

玉 好妹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

湘 如今我忘了，不會梳了。

玉 橫豎我不出門，不過打幾根辮子就完了。好妹妹，史妹妹……（再三的央告）

黛 史妹妹，你就看他可憐，替他梳一梳罷。

湘 好，我就看在林姐姐的情分上，再梳一次。（紫鵲由外上）紫鵲，把你姑娘的梳妝盒子拿出來。（紫鵲

入臥室取梳妝盒出，放在書桌上，寶玉坐在書桌前椅上，面對觀衆，手裏翻着詩集。湘雲在他身後把髮先攏下來。先用篦子篦了，然後編成小辮，經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綠結住；在梳妝時有下面的談話）

玉 啊，林妹妹，史妹妹，你看這詩集的序文上說，他們談家的姊妹們在花園裏結了一個詩社，叫梅花社，吟詩唱和，多新鮮有趣！

湘 （喜得大聲叫起來）對啦！咱們何不也來一個呢，多有意思呀！

玉 （拍桌跳起）對極了！我們現在能做詩的姊妹也不少！咱們就在新蓋的省親用的大觀園裏去結社，叫……叫……什麼社好？

黛 你瞧，我們院子裏海棠正要開了，就叫海棠社罷。

玉 好一個海棠社！

湘 還有！咱們就推林姐姐做我們海棠詩社的社長。

玉 更好了！我馬上寫請帖去邀姊妹們來敍一敍，好不好？（預備拿筆寫）

黛 慢！你的詩在那兒呢？

玉 等咱們結了社再做罷。

黛 （把筆搶掉）不成，不成，又要賴了。

湘 寶哥哥最不要臉，說了就賴。你不做我就不梳了。

玉 好，我做，我做，讓我細細想一想。（他順手在梳妝盒內翻弄妝奩，拿起一盒胭脂，他就用手拈了些，意欲往口邊送，怕黛玉看見，望望黛玉，黛玉正在弄一錠墨，寶玉正猶豫間，湘雲伸手過來拍的一下將胭脂從他手中打落）

湘 你這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才能改。詩沒有做出，倒想偷胭脂吃了。

（瓣已編好，襲人晴雯端着洗臉水和點心盤由左門上）

襲 二爺，原來你在這兒，叫人好找。

玉 我已經梳洗過了，點心也吃了。你們單把這碗燕窩湯留下罷。（襲人與晴雯啾啾嘴下。此時梳櫥已完）

湘 好了，替你梳好了，你的詩呢？

玉 （一面吃燕窩湯）也已經想好了。（他提起筆來一揮而就）請兩位妹妹不要見笑。

（黛玉湘雲同看詩）

黛 虧他想得出來，拿自己來比談家的姊妹。

湘 不好，不好，這是搪塞杜撰罷了。

黛 做咱們海棠社的緣起詩倒還合格。

玉 對對，我們就去邀姊妹們來罷。咱們三個人就算詩社的發起人，好不好？

湘 寶哥哥對於這種事最起勁，成天的無事忙，專喜歡替姊妹們當差，跟丫頭們厮混，把正經讀書上進的



事情倒放在腦後。

玉 唉，我替史妹妹可惜。看妹妹也是個風雅中人，怎說出話來，竟像一般的臭男人，一般利慾熏心的祿蠹！什麼？你說我是祿蠹？噢，我那裏及得來寶哥哥風雅呢。

玉 我也並不敢稱風雅，我是俗中又俗的俗人，不過看到這些專圖富貴功名的人，覺得可惜可笑罷了。

湘 我不懂你的話了，你成天在嚙們女人隊裏混，不是春風秋月，就是粉淡脂紅，你就不可惜不可笑的了！

玉 我並不說我的爲人我的想頭一定對，不過與其是圖名圖利害已害人去做個祿蠹，倒不如在脂粉隊裏做個渾人。

湘 虧你說得出口！照你的年紀，也該跟外面大人們學學，也該常常跟外面爲官作宰的長輩們走走，談談講講那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庶務，日後也有個朋友。

玉 （笑而不答，半晌）想不到史妹妹也沾染到了這一套凡夫俗子的經濟文章謬論！我的想頭很簡單。一個人不論是活，不論是死，必定要活得好，死得好。

湘 怎麼叫活得好？

玉 人爲富貴活，不是好活。人爲沽名釣譽活，更不是好活。天給嚙們清風明月，花草山水，嚙們不可辜負上天的美賜；能得一二知己，怡情養性，詠詩高歌，雖蓬牖茅椽，繩床瓦灶，未足妨我襟懷。雖不能傳名垂功於後世，亦可告無罪於天下，這就是好活。

湘 怎樣叫做好死呢？

玉 人誰無死，只要死得好。古來文官武將，那一個不是貪生怕死。只要值得死，不管是爲國爲家，爲朋友爲知己，就算死得其所。

湘 寶哥哥，又要說瘋話了。林姐姐，你來幫我撕他的嘴。

黛 (向玉微笑) 他說的沒錯，爲什麼要撕他的嘴？

湘 你們姐兒倆又要合起來作弄我了。我去告訴老太太去。(生氣地向右門走)

玉 好妹妹，你別生氣，我陪你們去看院子裏新開的海棠花。

湘 海棠花好！林姐姐，咱們去看海棠花！

黛 我懶得走動，你們去罷。

湘 寶哥哥，咱們去罷。(湘雲寶玉下)

(黛玉拿起寶玉的和詩來看，點頭微笑，又望着遠處出了一會神，鄭重的把那首詩和她自己的一首放在一冊詩集內。拿起一本詩，慢慢的翻着看，慢慢的走到坑榻旁坐下，又看了一會，慢慢的橫下，看榻上沒有枕頭，便到裏間去取了一個出來，放好枕頭，靠了上去。看了一會，微笑着又出了一會神，嘴內喃喃說着：「終日裏情思昏昏。」她想到自己的身世，又暗暗嘆氣，擦眼淚，把書放下，閉上眼睛，愁眉蹙額了一會。寶玉輕輕上。)

玉 林妹妹，怎麼你睏麼？大清早起，小心招了涼。

黛 不？我閉一閉眼睛養養神，你出去玩兒罷。

玉 怎麼，你又哭了？

黛 我沒哭。（用手帕擦眼）你且出去逛逛，我這兩天路上辛苦了一點，渾身痠痛，我想一個人靜靜的養一會神。

玉 痠痛事小，睡出病來事大。我替你解悶兒，好不好？（坐近她親熱）

黛 （嗤的一笑）你既然要在這兒，那麼到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着，咱們說話兒。

玉 我要歪着。

黛 你就歪着。

玉 沒有枕頭，咱們靠在一個枕頭上。

黛 放屁！外邊不是有枕頭，你去拿一個來枕着就是了。

玉 外面的枕頭，不知道是那一個骯髒老婆子用過的，我不要。

黛 （豎起身來）真正你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請枕這一個罷。（將自己的枕頭推與他，自己跑進幔內又去拿了

一個出來，自己枕了。兩人對面倒下。黛玉回頭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來，以手撫摸細看。）

黛 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

玉（倒身笑）這不是刮的，只怕是剛才玩胭脂膏的時候，一不經心濺上去的。（說着便要找手帕揩拭，找不着，黛玉使用自己的帕兒蘸上一點唾珠，替他揩拭了。）

黛 你總喜歡弄這些姑娘們弄的東西，弄了倒也罷了，還要帶出幌子來。就算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吹到舅舅耳朵裏，又大家不乾淨惹氣。（寶玉並沒聽見黛玉勸他的話，只聞得一股幽香，四處找那幽香的來源。）

玉 好香啊！那兒來的？（最後發現是從黛玉袖中發出，便將她的衣袖拉住）好像是從你袖子裏發出來的，讓我聞聞！是的是的好妹妹，讓我瞧瞧，你籠着什麼東西多香呀！

黛 胡說！（縮回袖子）這個時候，誰帶什麼香呢？

玉 既然你不帶香，那末這個香味是從那兒來的？

黛 連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櫃子裏頭的香氣衣服上燻染的。

玉（搖頭）未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子的香。

黛（冷笑）難道我也像寶姐姐一樣，吃了什麼冷香丸，發出一股冷香不成？噢，對了，你一定弄錯了，你聞到了寶姐姐身上的香，才以為我也有什麼香，其實就是有，也不過是那些俗香罷了。

玉 我說一句話，你就拉上這些，不給你個厲害也不知道。（說着翻起身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伸向黛玉隔窩內兩脅上亂撓，黛玉怕癢，笑得喘不過氣來。）

黛玉 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

玉 (停住手) 你還說這些不說了？

黛玉 好哥哥，再不敢了。(理鬢髮，半晌) 寶哥哥，我問你，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沒有？

玉 什麼暖香？

黛玉 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

玉 (明白) 啊，你的嘴好厲害，方才求饒，如今更說很了。(伸手去呵)

黛玉 (忙躲開笑) 好哥哥，現在真的不敢了。(逃下，寶玉在後面追)

玉 饒便饒你，只要你把袖子我聞一聞。(過來拉了袖子，籠在面上，聞個不住，黛玉只顧笑，襲人拿着寶玉的外衣和冠子由左門上，見他們如此，忙止步。)

黛玉 (奪了手) 好了，別人看見像個什麼樣兒。現在你該去了。

玉 要去不能。咱們斯斯文文的踢着說話兒。

黛玉 要是再動手動腳，我可真的惱了。

玉 你瞧我多斯文。

黛玉 我不看你，你也不許說話。(用手帕蓋着臉。)

玉 不說話怎麼行？林妹妹，我有半年多沒跟你說話了，你沒來，我預備了千千萬萬的話要跟你說，但是一

見了你又不知道從那兒說起。林妹妹，你也有許多話要跟我說罷。（黛玉不答）林妹妹你在揚州想不想念我麼？林妹妹，你開開口呀。（黛玉仍不答，寶玉怕她睡熟，故作驚叫）啊呀！你們揚州衙門裏出了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

黛（把手帕拿開，拾起身來）什麼？

玉（正言厲色，心中暗笑）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個林子洞。

黛這就扯誑，從來沒聽見過這個山。

玉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兒會知道，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

黛你說。

玉林子洞裏原來有一羣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說明日乃是臘八日，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菓品雖多，卻短少一樣要緊的菓子，你道他們短少的是什麼菓品，原來是香草。老耗拔了一枝令箭，問誰願到山下去偷香草，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願去偷香草。老耗跟衆耗恐他怯懦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雖年小身弱卻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機謀深遠，此去一定比別人偷得還巧呢。衆耗忙問什麼道理。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兒，只搖身一變，也變個香草，滾在香草堆裏，使人看不見，聽不見，卻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自然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偷取巧得多麼？衆耗聽了都道：妙卻妙，只是不知怎樣個變法？你去先變個我們瞧瞧。小耗聽了笑道：這個不難，等

我變來說畢，搖身說變，竟變了一個最標緻美貌的一位小姐，衆耗忙笑道：變錯了，原說變菓子的，如何變出小姐來。小耗現出原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世面，只認得這菓子是香草，卻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草呢。

黛

（忙爬起來，寶玉逃開）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騙我。

玉

（一面逃，一面作揖央告）好妹妹，饒了我吧，再不敢了。

黛

我要撕你的嘴！

玉

我因爲聞見你的香氣，才想起這個典故。

黛

罵了人，還說是典故，看我今天饒了你。

（寶玉一面央告着逃出右門去，襲人由左門上，黛玉由右門追下，襲人跑到右門口看他們走遠了才回來，把手裏的東西向桌上一丟，坐下流淚，寶釵由右門上。）

釵

呀，襲人姐姐在這裏，爲什麼一個人在這兒流眼淚呀。

襲

（趕忙擦眼淚）寶姑娘，請坐。謝謝寶姑娘送我們的東西，我們當奴才的怎麼敢當呢。

釵

這算得了什麼，不過是南邊的東西你們見了好玩兒罷了，又不值什麼。襲人姐姐，你坐了好說話。（拉

了她的手）我問你爲什麼一個人偷偷的在這兒流眼淚。

襲

不瞞寶姑娘說，我們二爺，說小也不小了，林姑娘也只小他一歲，雖說是姑表姊妹，但是——（她不敢

說下去)

釵 你只管向我說，我不會告訴人的。

襲 像寶姑娘這樣明白人就好了。剛才你拖我拉的行徑，寶姑娘瞧見麼？

釵 (點頭) 瞧見的。

襲 姊妹們和氣，也該有個分寸禮節，從沒有成天到晚扭扭鼓鼓兒似的老絞在一起，今天他一起床就到林姑娘這兒來，吃喝梳洗都在這兒。你想，憑你怎麼勸，都是耳邊風。

釵 想不到你年紀青青的丫頭，倒深明大義；寶兄弟有你在旁邊留心，正是他的福氣，我真正佩服你的見識。

襲 寶姑娘說得太好了，怎麼敢當。我不過盡我一點心罷了。

釵 我明白你的心。你沒事的時候常到我這兒來談談。

(寶玉垂頭喪氣上)

玉 (自言自語) 她又不理我了。

釵 誰又不理你了？寶兄弟？

襲 還有誰呢。別理睬他。(轉身不理寶玉)

玉 噢，寶姐姐在這兒。請坐，請坐。(見襲人臉上氣色不對) 襲人，你怎麼啦？(不答) 怎麼又動了氣了？



襲（冷笑）我那裏敢動氣，只是你從今起別進那邊去就是了，橫豎這兒有人服侍你，你也不必再來支使我。（她說着往左門走，寶玉攔住，襲人就動氣地坐在椅上，背對着他。）你不讓我走，我坐在這兒也一樣。

玉剛氣走了一個林妹妹，現在又得罪了你，到底你要我怎麼樣呢？（襲人轉身不理）我問你到底要我怎麼樣呢。（襲人把身體轉回來，仍然不理）好好，索性大家不理我，我倒也乾淨。（他走至坑榻前一橫身就躺下來）襲人姐姐，寶兄弟一向是很聽你的話的，你好好的跟他說，他一定聽的。

玉寶姐姐到底是個明白人，她都知道我一向是聽你的話的。

襲二爺，你聽也罷，不聽也罷，我只勸你一句話，別再跟姑娘們成天攪成一起，把正經讀書的事忘了。好好，我聽你，你現在終不該再生我的氣了。

（黛玉上）

黛誰在生氣？寶姐姐，老太太在找你呢。

釵老太太找我？謝謝林妹妹，讓我馬上就去。

襲我沒事，陪寶姑娘去。（兩人由右門下）

黛哼！你們真當我沒聽見你們說的話。連你的丫頭也嫌我起來了，叫你不要再跟我混，你去吧。你多在我這兒一會，人家就多恨我一下。

玉林妹妹，你別多心，他們並沒有說到你呀。

（湘雲由右門上，拍着手。）

湘寶（此字讀得十分親密）哥哥，林姐姐，你們天天一處玩，我好不容易來了，你們兩個儘躲在房裏說話，也不理我一理。

黛偏你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上來，只是愛哥哥，寶哥哥的，回頭趕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了。

玉（向黛）你學慣了，明兒連你也咬起來呢。

湘她（指黛玉）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是。你自己果然比別人強也犯不着見一個打趣一個。我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她，我就服你。

黛誰！

湘你敢挑寶姐姐的短處，就算你是個好的。

黛（冷笑幾聲）我當是誰，原來是她，我那裏敢挑她呢。

玉我們說別的吧，別吵嘴了。

湘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個咬舌兒林姊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呀尼的去，阿彌陀佛，那時才現在我眼裏了！（說完，史湘雲在房裏逃跑。）

黛（追趕）你這爛了舌根的，看我饒了你。

玉 小心絆倒了，不是玩的。（湘雲跑至寶玉身後躲起來，寶玉用手攔住笑道好了，好了，饒了她這一遭兒罷。）

湘 我要饒了雲兒，再不活着。

（央求）好姐姐，饒我這遭兒罷。

（寶釵由右門上）

釵 （在門口）我勸你們兩個，看寶兄弟面上，都丟開手吧！

黛 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

玉 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她，她那兒敢說你。

（湘雲乘機逃出門去，黛追出去，門外花瓶倒破聲）啊呀！林妹妹絆倒了！

——幕——

## 第二幕 第二場

佈景

同第一場。時間已是夜晚了。月光如水，透進窗來，照得屋內一片雪亮。黛玉坐在左首琴几前，在月光中彈琴，丁冬冬非常悅耳。半晌，右門開啓，透進燈光來。賈母，薛姨媽，王夫人，鳳姐，寶釵，史湘雲，一擁入內。鴛鴦捧着燈最後進來。

母 林丫頭，薛姨媽來看你呢。

黛 老太太，薛姨媽，舅母，鳳姐姐，寶姐姐，史妹妹，紫鵲，快來點燈。

薛 林姑娘，你怎麼一個人關在屋子裏連燈也不點。

母 這是她的脾氣，跟她的外公真是一模一樣，喜歡在月光裏彈琴誦詩，孤零零一個人在屋子裏。

鳳 啊呀，林姑娘將來一定是一個絕代的女詩人，你們瞧，她的屋子那兒像女孩子的閨房，這是道道地地名士詩翁的書齋呀！

母 薛姨媽請坐。（兩老人坐在坑榻上，王夫人坐左首椅上，餘均站立。紫鵲出來將屋內的蠟燭都點亮，回頭就去捧茶。）

這一間原本是寶玉的祖父代善公的內書房，天天從朝裏奏事回來一定要上這兒來靜坐一兩個時辰的，他死了之後，就一直空關着。因為我的外甥女兒喜歡這間屋子清靜，所以我就讓她住了。

鳳 姑媽，你聽聽，老祖宗疼外甥女兒，疼得多厲害，從小就心兒肝兒的抱着親着。等她大了，讓最好的屋子給她住，讓最好的東西給她吃，恨不得把身上的肉割下來，給外甥女兒吃吃。（說得衆人大笑。）

母 你們聽鳳丫頭又要嚼我的舌頭了。

鳳 我要怪我自己的爹娘，沒有把我生得像林妹妹一樣的俊，一樣的聰明，所以我就沒人疼。

母 你們聽聽這嘴，我也算會說的了，怎麼說不過這猴兒。閒話少說，我們談正經要緊。寶玉，老爺叫去了還沒回來？

王 回來了！省親園蓋好了老爺叫去題字的。

母 寶丫頭，你過來。薛姨媽，你真好福氣有這樣一個好女兒。（寶釵坐在賈母身旁，賈母撫摸她）你瞧她長

得多端正，多穩重，脾氣又好；性格又和平。

薛 老太太說得她太好了。

鳳 啊呀呀，老祖宗又喜歡起一位姨孫女兒來了，以後就更輪不到我了，姑媽，你瞧，我多命苦呀！林妹妹，老祖宗疼了寶妹妹，就要不疼你了！

黛 我不要人家疼，不像你賊皮搭臉的，只要人家疼，好不害臊。

鳳 你們聽聽，比我厲害的嘴在這兒呢！

母 別吵，說正經話，後天是寶丫頭的生日，我要替她熱鬧熱鬧，鳳丫頭，我拿出廿兩銀子來，你替我備酒辦戲，辦的不好罰你。

鳳 啊呀，事情沒做，罰規先定下來了，不過，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做生日，不拘怎樣，誰還敢爭，又辦什麼酒席，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己化費幾兩老庫裏的體己，這早晚找出這霉爛的廿兩銀子來做東，意思還要叫我們賠上。果然拏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壓坍了箱子底，只是累綰。

（衆人大笑，寶玉匆匆上，襲人隨上）

玉 你們在這兒好樂呀！（一面脫外褂，襲人接了，看見寶玉所佩之物，俱已不見。）

襲 你佩在身上的荷包和扇袋呢？

玉 都給小廝們搶去了。

黛（近前來一看，生氣地走開。）什麼？  
母 你父親罵你了沒有？

玉 不但沒有罵我，並且還賞了我許多東西。老太太，我們的省親園造得真不壞，亭臺樓閣，花木山水，都非常精雅別致。父親要我和環兄弟蘭姪兒到處題字做詩，父親說我做得最好。（鴛鴦上）  
鴛 環三爺和蘭少爺從園裏老爺那邊回來，都到老太太房裏來請安，要不要叫他們進來？

母 不用了。你說他們辛苦了半天，早些回去歇歇罷。（鴛鴦下）

玉 父親把我們三個人題的都叫人錄下來了，明兒上朝給我們元春姐姐看過，回來就叫人動石刻匾咧。  
父親說元春姐姐明年正月就回家來省親，元春姐姐的意思要我們都住進園裏去，不要辜負這個好地方。剛才我在園裏一處一處題字的時候，就擬好了那位姐姐住在那兒，那兔妹妹住在那兒。

王 寶玉，你又要瞎出主意了。

玉 不，我說給父親聽了，父親點點頭說分派得好。

黛 寶哥哥又要撒謊了。我從來沒看見過舅舅跟你點過頭，說過好的。

玉 你們聽我擬得好不好，自然會相信我不撒謊了。

湘 寶哥哥你快說說看。

玉 你們聽着：迎姐姐住紫菱洲，探妹妹住秋爽齋，惜妹妹住藕香榭，林妹妹住瀟湘館，說起這瀟湘館簡直

跟這兒一模一樣。寶姐姐住蘅蕪院，我住怡紅院。明兒，我們就進園去看地方，好不好？

母 後天寶丫頭生日，我們就在園裏喝酒聽戲。你們看好麼？

玉 什麼？後天是寶姐姐的生日（拍手）那咱們一定要到園裏去大大的熱鬧一番！還有我們的海棠詩社。

母 鳳丫頭，前天我生日的那班小戲子很好，後天唱戲就把他們找來，可以省許多麻煩。

鳳 老祖宗怎麼說，我奉旨照辦就是。不錯，我想起來了，那戲班子裏去小旦的，扮上了活像我們這裏一個人，你們猜猜是誰？

母 鳳辣子，你少開開口罷，一開口就奚落人家。

（寶玉，寶釵，鳳姐，湘雲，都眼看着黛玉微笑）

王 誰呀？

湘 （沖口而出）倒像林姐姐的模樣。（衆大笑，寶玉扯湘雲的衣服，覷她一眼，使個眼色。）

母 別扯了，薛姨媽，我們再到寶玉房裏看看去。我來領路。（衆人下，黛玉湘雲面有不愉之色，最後下。）

（半晌靜寂，史湘雲氣憤憤的由左門上，寶玉隨上；紫鵲正在收拾茶具。）

湘 紫鵲，你把我的衣服東西都收拾好了。

紫 史姑娘，你來了沒有幾天，忙什麼呢？

湘 我明早就走，還在這裏做什麼？看人家的嘴臉。

（黛玉由左門上，隱在門後。）

玉 紫鵲，你做你的事去罷。（紫鵲端了茶盤下。）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都因為怕她惱。誰知道你就說了出來，她豈不惱。我怕你得罪了人，所以才使眼色，你這會子惱了我，豈不孤負了我。若是別個，那怕她得罪了十個人，跟我有什麼相干呢。

湘 你那花言巧語，別望着我說，我也原不是你林妹妹，別人拿她取笑都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說她。她是主子小姐，我是奴才丫頭，得罪了她了。

玉 （急）我倒是爲你爲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壞心，立刻化成灰，教萬人踐踏。

湘 少信口胡說。這些沒有要緊的惡誓，散語歪話，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啐你。（急急向右門走出，寶玉追上去）

玉 好妹妹，好妹妹！

（黛玉已由左門入內，冷笑一聲，寶釵亦已在門口，看清楚寶玉聽見黛玉冷笑，回過身去，想叫「林妹妹」，但已見寶釵站在門口，不便過去，甚窘。正在此時，左門外賈母，薛姨媽，鳳姐的笑聲傳入，接着她們上來。）

母 薛姨媽，時光還早，到我房裏喝杯茶再去。鳳丫頭說還有新鮮笑話兒，到房裏叫她講，講不出來罰她一樽酒，林丫頭，你早些睡吧，別出來了。寶玉，你也來。

鳳 老祖宗，這一樽酒就算罰定了好不好？好在老太太……（衆人俱由右門下，寶玉回顧黛玉，看她憤憤生氣，又



不使留住安慰，被賈母拖着下去了，紫鵲由右門上。）

黛玉 紫鵲，你把老太太拿來的衣料拿出來讓我自己來剪。（紫鵲入幃取衣料。黛玉落淚，聽見外面腳步聲，趕忙過去把右門拴上。寶玉敲門。）

玉聲 林妹妹，林妹妹！

（紫鵲捧着衣料和尺刀上。）

紫 誰在敲門呀？

黛玉 別理他，你進去。（紫鵲由臥室下）

玉聲 好妹妹，好妹妹，你開開門呀。

（黛玉不理，只顧裁衣裳。）

玉 （悶悶的）好妹妹，好妹妹。

（半晌無聲，黛玉以為他走了，過去開門，只見寶玉呆呆的站在門外，黛玉不好意思再關門，回進來自顧自剪衣。）

玉 （跟進來）凡事都有個緣故，說出來人也不委曲，好好的就惱了，到底是為什麼？

黛玉 （只顧裁衣，冷笑）問得我倒好，我也不知為什麼？我原是給你們取笑的，拿着我比戲子，給衆人取笑。

玉 我並沒有比你，也並沒有笑你，為什麼惱我呢？

黛玉 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笑了的還厲害呢。

玉（受了滿肚皮的冤枉，無可分辨，呆呆的瞪着她。）

黛這一節還可，恕你爲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這安的是什麼心？若不是她和我玩，就自輕自賤了，她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貧民家的丫頭，她和我玩，設如我回了口，豈不是她自惹輕賤，你是這個主意不是？你卻也是好心，只是那一個不領你的情？一般的也惱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說我小性兒行動愛惱人，你又怕她得罪了我，我惱她與你有什麼相干，她得罪了我，又與你有什麼相干，算我自認識了你。（拿了衣料急急向臥室門走下。）

玉妹妹，妹妹，（他討了沒趣，呆呆走至前面。）原來方才我跟史妹妹說的話她也聽見了。（坐下發呆，眼中有淚，獨白）我原是好意怕他們生氣，所以在中間調停，不料自己反落了兩處的貶謗。南華經理說得不錯：「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遨遊，汎若不擊之舟，」真正不錯。

（黛玉突然由臥室內出來。）

黛還有我給你的荷包扇袋那兒去了？

玉（慢吞吞的）都給小廝搶了去，就算賞給了他們了。

黛（過來一瞧，果然一件無存）哼，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够了。這個沒完工的香袋也讓我絞了罷。

（她跑至桌邊拿起香袋和剪子就絞）

（寶玉趕忙過來搶，已經來不及了，黛玉坐下哭，寶玉拿起那絞碎的香袋。）

玉 唉，真可惜，做得這末精緻的香袋，一剪就完了。林妹妹你瞧，這是什麼東西？（他解開外衣從內衣襟上將所繫荷包解了下來，拿給黛玉看）我怕人家搶去，所以一直放在裏面。你瞧，我可曾把你的東西給人？

黛 （低頭不語，自悔不該魯莽。）

玉 （憤憤不平）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懶怠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也還給你罷。（將荷包擲在她懷裏走開。  
黛玉氣得哭了，拿起荷包又剪，寶玉忙回身搶住。）

玉 好妹妹，饒了他罷。

黛 （將剪子一擡）你不用合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索性大家擦開手。

玉 （賠着笑）好妹妹，你饒了我這一次罷。好妹妹，別再跟我生氣了。

黛 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離了你罷。（站起身就往外走。）

玉 你到那裏，我就跟到那裏。（拿起香袋，想走，襲人由左門上）

黛 我死了呢？

玉 你死了，我做和尚。

黛 （啐了一口）你又要胡說八道了。（下，寶玉追下）

幕

## 第三幕

## 佈景

怡紅院門外的桃林，左首角上爲怡紅院的粉牆和黑漆的門，牆內探出幾株桃樹，花已盛開。正中後面有小橋一座，朱欄白石，橋下一條清溪，潺潺流動，向左首流出台去。橋後可以望見大觀園的遠景。台前夾溪疏疏一片桃林，右首台前有假山石一座。

幕啓時台上桃花盛開，鳥語花香，一片陽光，燦爛悅目；但日已西垂，時近黃昏，寶玉獨坐在假山石畔，呆呆的看一本書，身上頭上全是落花。一陣風過，又吹落了許多在他身上書上和地下。他驚醒過來，看到身上書上的花瓣抖將下來，恐怕脚步踐踏了，只得攔了那花瓣，走至池邊，抖在溪裏，他看着那些花瓣浮在水面，流出台去。寶玉正要回身，只聽得呀的一聲，怡紅院院門開啓，襲人由內走出，向四面望望，寶玉趕忙躲到假山石後。晴雯由右後面上，走過小橋。

晴 害人家滿個園子都跑過來了，不知道闖到那兒去了。

襲 晴雯，寶二爺找到了麼？

晴 害我腿都跑痠了，讓我歇一會兒。

襲 你說呀，找到了沒有？

晴 你瞧我跑得氣都喘不過來，還要逼着我說話。啊晴晴，好瘦呀。

襲 小蹄子，誰跟你開玩笑！

晴 你罵人，你配罵我？你是什麼東西？哼，你們偷偷摸摸的事情可瞞不了我！

襲 晴雯，你越來越放肆了，我好好的問你寶二爺找到了沒有，你就扯上這些嘮嘮叨叨的話。

晴 好，算我嘮嘮叨叨？我以後不說話。

襲 （頓）二爺在那兒呀？（晴不答）我問你呀！

晴 （頓）你叫我不說話，我就不說話。

襲 你快死了麼？好好的又要跟我拌嘴。

晴 我本來不配跟你拌嘴，你是主子，我是奴才。

襲 好啦，好啦，你不肯去找，我自己去。（向橋走去）

晴 你到老太太那兒去找罷，園子裏我都走遍了。

襲 那你爲什麼不好好兒告訴我呢？好，回來我再跟你算賬。（向左走下）

晴 呸！不要臉的東西！（憤憤的開門入內，聽見她把門拴上）

（寶玉看他們去了，出來哈哈一笑。看到石土地上的花瓣，不知如何是好，想檢起來放在衣兜裏，正踟躕間，黛玉由右後，正想走上橋去，看見寶玉對着落花發呆，便走過去。黛玉肩上擔着花鋤，花鋤上掛着紗囊，手內擎着花帚。）

黛 寶玉，你在這兒做什麼？

玉 啊，林妹妹，你來得正好。我們來把這些花掃起來，倒在那水裏去罷。我剛才倒了好些在那裏呢。

黛 （放下鋤） 倒在水裏不好，你看這裏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就骯髒了，仍舊把花糟蹋了。我們在假山背後，用鋤頭挖一個花冢，把花瓣兒都掃起來，裝在這絹袋裏，埋在那兒，日久隨土化了，豈不乾淨，

玉 （喜不自勝） 倒底林妹妹聰明，想的主意又雅又乾淨。讓我放下書，幫你來挖花冢。

黛 什麼書？

玉 （慌的藏之不迭） 不過是中庸大學。

黛 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兒給我瞧瞧。

玉 林妹妹，你還是不要看了。

黛 你還不快拿出來。

玉 林妹妹，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別告訴別人。這是小廝茗煙從外面書坊裏買來的小說，叫西廂記。

（寶釵由右後面跑上，追着一雙蝴蝶，追過橋，蝴蝶又飛回來，她回身就看見寶玉與黛玉在桃林內。她連忙停住腳，偷看）

黛 西廂記？我從來沒聽說過。

玉 西廂記，又叫會真記，真正是好文章，你若看了連飯也不想吃了。你瞧這一齣。（將書遞過去）你看書，我來替你收拾落花。（寶玉用綉在假山石後挖了一個洞，把地上的落花都檢起來放在絹袋裏去。寶釵怕被他們看見，躲在怡紅院門口的樹後。半晌）

玉 林妹妹，你說好不好？

黛 （看得出神，不知不覺坐了下來）果然寫得有趣。好詞藻，好文章。

玉 林妹妹，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

黛 （滿臉通紅，大怒）你這該死的東西，好好的把這淫詞豔曲弄了來，說這些混賬話來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拿了書要走）

玉 （着忙，攔住黛玉去路）好妹妹，千萬饒了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兒我掉在池子裏，叫個癩頭龜吃了去，變個大忘八，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墳上替你駝一輩子碑去。

黛 （嗤的一聲笑了）虧你說得出口。

玉 在林妹妹面前有什麼話說不出呢。

黛 看你嚇的這個調兒，還只是胡說吓，原來你也是個銀樣蠟鎗頭。

玉 哼，你說的是什麼呢，我也告訴去。

黛 我才怕你呢。

玉 妹妹。

黛 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不能一目十行麼？

玉 正經快把花埋了罷。

（兩人忙起葬花。襲人由左首上，看見寶釵躲在樹後，幾乎叫出「寶……」，但寶釵連忙向她搖手，並指指夾溪的寶釵。襲人於是也躡手躡足的走到樹後，兩人切切耳語。）

玉 妹妹，我們立志把全園子的落花都埋葬起來好不好？

黛 今年化幾天功夫收拾牠們，明年後年又怎麼樣呢？

玉 我們活一年，就收拾一年。

黛 我們園子裏的落花給你收拾盡了，那滿天下的落花我們又能收拾得盡麼？

玉 這話不錯。（呆住）那我們不是太傻麼？

（紫鵲由右上，聽見他們說話）

紫 啊，姑娘，我什麼地方都找過了，原來你們在這兒。

黛 你來找我幹什麼？



紫 姑娘你的藥煎好了，回去吃藥罷。寶二爺，你在那裏幹什麼呀？在葬花麼？弄得滿頭都是汗，兩手全是泥，讓我來幫你。

玉 你真是個好了頭，若與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叫你壘被鋪牀。

黛 （大怒）二哥哥，你說什麼？

玉 我何嘗說什麼？

黛 （氣得哭起來把書丟在地上，寶玉檢起拿在手裏）你存心欺負我，剛才說了還不夠，還要當着人說我，外頭

聽了粗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帳書，也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兒的了。（哭着往外走）

玉 林妹妹，我是說着玩兒的，饒了我這一遭兒罷。

紫 姑娘，你瞧瞧你的手也弄髒了，我們上襲人姐姐那邊要點水洗了手，再上老太太那邊吃飯去罷。（紫

鵲扶着哭着的黛玉走上橋去。）

（寶釵知道藏不住了，忙拍着扇子出來，追到溪邊停住）

釵 你逃，你逃到那兒去！啊呀，襲人姐姐，你快點來呀，牠們飛過那邊去了。讓我過橋去追。（奔上橋，遇見黛玉

紫鵲寶玉）啊呀，林妹妹，寶兄弟，你們都在這兒呀。看見一對花蝴蝶麼？在那邊，在那邊！

玉 我來替你追！

釵 讓我自己去追！（追下橋去，下）

襲 (早由樹後走出) 寶二爺，老爺派人來叫你去，叫我們好找，快換了衣服往前邊去罷。(走至怡紅院門口)

玉 (如同澆了冷水) 老爺找我？

黛 咱們回屋裏去罷，別再打擾人家。

襲 林姑娘，上我們屋裏坐一會兒再走不遲呀。

(黛不理，只顧走)

玉 (追上去) 林妹妹，林妹妹。

紫 (回頭向襲人) 謝謝你，我們姑娘要緊回屋裏去了，回頭再來罷。

玉 林妹妹，等我回來，我們再來葬花，好麼？

黛 但願你這一去，永遠再不回來了！(匆匆下)

(寶玉呆呆的站着)

襲 人家早就去遠了，你還站着幹什麼？(寶玉驚醒) 老爺在等你呢。(寶玉匆匆下，一會兒又上，向左首過道下。

襲人陪他出來，看他走遠了，才搖頭嘆氣，坐下來擦眼淚。寶釵由右後方上，看看沒有人，走到橋上看見襲人在哭，跑下

去安慰)

釵 襲人姐姐，你爲什麼一個人在哭？

(強笑) 我沒哭，沙子迷了眼，揉紅的。

釵 襲人姐姐，我懂得你爲什麼哭，你不用瞞我。

襲 (撐不住，拉着寶釵的手嗚咽起來) 寶姑娘，你替我求求老太太放我出去罷，我這兒實在就不下去了。

釵 (替她擦眼淚) 你的志氣，你一心要寶玉好的心，我非常明白。不過你千萬不要灰心，事在人爲，只要有決心，只要有忍耐，鐵棒尙可以磨成針，何況一個男人的心呢。

襲 寶姑娘，我看寶玉不會再聽我的話了。自從搬進園子裏來以後，已經有半年多了，他越鬧越不成樣子，越大越不成話，這半年多，老爺又放了外任，最近才回來，他推病連學裏也有幾個月不去了，書也不讀了，成天不是跟林姑娘廝混，就是跟丫頭們瞎鬧，我好心好意勸勸他，他不是嬉皮笑臉的跟我玩，就是踢在床上，一百個不理我。還有那妖精一般的晴雯，你剛才看見麼？

釵 晴雯怎麼樣？

襲 她現在仗着寶二爺喜歡她伶俐，壓到我頭上來了。剛才我要他去找寶二爺，她就死氣板裏的跟我鬧。寶姑娘，你看這日子怎麼過下去呢。(她伏在寶釵手上哭)

釵 襲人姐姐，你有什麼委曲，我來替你在太太面前說話——太太倒底是我滴滴親親的姨母，不會不聽我的——你有什麼爲難，我一定幫你的忙。

襲 喔，寶姑娘，你真是太好了。我生來命苦，生下來娘老子就沒有了，只有一個哥哥，他有了嫂子，早把妹妹忘了。我能有像寶姑娘這樣的一個親姐姐，我就是吃一輩子苦頭也甘心。

釵 你既然肯當我姐姐看待，我以後就當你親妹妹，好不好？

襲 真的麼？

釵 當然真的，你知道我也是很孤單的，雖然我比你多了一個媽，但是除了一個糊塗哥哥以外，也沒有一個親兄弟親姊妹可以拿真心說話的。我以後就當你是我的親妹妹，你就叫我姐姐罷。

襲 喔，我真太快活了，有了你這樣一個親姐姐！親姐姐！

釵 襲人妹妹！

襲 喔，不，我太放肆了，我是奴才，我怎麼可以當着人這樣稱呼你呢？

釵 奴才主子一樣是人，本來沒分別，只要大家一條心，就是最知己的親妹妹，稱呼什麼到不在乎的。

襲 對啦！我們存在心裏就是了。

釵 你知道她們剛才在那邊看的是一本什麼書？

襲 什麼書？

釵 這是外邊流行的一本淫書，要是給老爺知道了，一定會把寶兄弟打個半死。

襲 什麼叫淫書？

釵 你不懂麼？淫書是專講男女私情的書。

襲 這……這還了得！

釵 從前一個人看，倒還沒有什麼。以後兩個人看，事情就難以猜測了。你有沒有告訴太太？

襲 沒有。（醒悟） 嗚，這對了，我應該告訴太太。我勸他既然不聽，要是將來鬧出點什麼事來，太太一定會

怪我們在他身邊的人——

釵 尤其是你，因為太太前天還跟我說，她喜歡你穩重懂事，我對太太說「襲人這丫頭的好處還不僅在穩重懂事，並且她着實勸過寶玉一番呢。」你太太說，「我也看這孩子，將來有出息，遲早是寶玉的人

……」

襲 （害羞）寶姑娘，你又要跟我開玩笑了。

釵 我那兒會跟你開玩笑呢。你太太沒跟你說過麼？

襲 沒有。那我更應該早些跟太太說明，不然太太還會怪我不跟她說呢。

釵 你真聰明，怪不得太太疼你呢。（看見襲人手上拿的針線）這是誰的，做得多好看呀。

襲 寶姑娘，你不知道我們這位二爺真淘氣，他身上穿的戴的一定是寶姑娘們或是我做的才肯要，針線娘和小丫頭們做的他都不要。我們服侍他還忙不過來，只好趁空做做，他還儘是催。

釵 寶兄弟的脾氣真有點怪。

襲 他的鞋要三姑娘做的他才穿，荷包扇袋要林姑娘做的他才戴，貼身的肚斗衣帶要我做的他才要，你看怪不怪？

釵 要是你實在忙不過來，好在我成天閒着沒事，我來幫你一點忙就是了。  
襲 喔，只有寶姑娘才體貼我們，謝謝你，你真是我的好姐姐！

（王夫人由左首上，向外面的丫頭們）

王 你們就在外面侍候，我進去看看就出來。

襲 （起立招呼）太太。

釵 姨媽。

王 （向釵）你也在這兒？老太太派人到你屋裏找你了。

釵 那我馬上就去罷。姨媽，我先走了。（下）

襲 太太裏面坐罷。

王 寶玉在家裏麼？

襲 二爺給老爺叫去了。

王 他不在，我也不進去了。回頭你告訴他老爺半年多沒查他功課，叫他當心一點。

襲 是太太。

王 我走了。（走向右首。忽回身）寶玉近來還用功麼？

襲 二爺……

王 你儘管說，我不怪你。我自己近來事情多心裏煩，好久不上園子裏來了。現在老爺回來了，我才想起寶玉的功課，所以想來跟他說說，拿出書來理理，省得老爺一時想着，叫出去問不出來，又說我在家里不

襲 這怎麼能怪得上太太。

王 唉，寶玉這孩子，叫我管教也真難，上有老太太護着，身體又單薄，我也不好十分頂真。他近來怎麼樣，你說我聽聽。

襲 太太，我本來不敢說的，既然太太問到我，我就——

王 你說就是了。（坐下）

襲 我今天大膽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嚙住）

王 你只管說。

襲 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

王 我有什麼生氣的，你只管說。

襲 論理我們二爺，也得老爺教訓教訓，要是老爺再不管，不知要做出什麼事來呢。

王 阿彌陀佛！我的兒，虧你也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何嘗不知道管兒子。先是你珠大爺在，我是怎麼樣管他，難道如今倒不知道管兒子了。只是有個緣故，我已經是五十歲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

長得單弱，況且老太太寶貝似的疼着，若是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好歹，或是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倒壞了，所以就縱壞了他。（說着淌下淚來）

襲（也陪着落淚）二爺是太太養的，太太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服侍一場，大家落個平安，也真是造化了。那兒知道他成天到晚跟姑娘們混，跟丫頭鬧，不但不讀正經書，還弄了些什麼——淫書，看得瘋頭瘋腦——

王（大怒）什麼？

襲我也不認得字，那是寶姑娘告訴我的，剛才我還看見二爺拿了書在那邊樹底下給林姑娘看呢。  
王啊呀！這還了得，你去拿來給我看看。

襲是太太（下），王夫人偏促不安，襲人拿着西廂記上，交給王夫人）

王西廂記。這是從那兒來的？

襲總不過是外面混賬爺們買了送給二爺的。太太，我那一時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班爺們和姑娘們肯親近他，討他的喜歡，也怨不得他這樣，纔是我們勸的倒不好了。

王你說姑娘們是誰？

襲太太，你別多心，我不過說她們愛跟我們二爺頑兒罷了。

王我的姪女兒寶姑娘常跟他頑麼？



襲 喔唷，阿彌陀佛，太太你別冤枉好人呀？個個能像寶姑娘這樣穩重懂事，二爺也就不會這樣了。我要說句放肆的話，要是二爺能常跟寶姑娘親近，他才有長進呢？

王 我也知道寶丫頭是個懂事的孩子。

襲 她呀，真是我們園子裏的菩薩，對待姐妹們總是和和睦睦，對待我們奴才們總是客客氣氣，不像——  
（頓住）今天太太提起了，我還記望着的一件事，每要來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有了。

王 （拉住她的手）我的兒，你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前面背後都誇讚你，我只說你不過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面前和氣，這些小意思罷了。誰知道你方才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事。你有什么，只管說什麼，只別叫別人知道就是了。

襲 我也沒什麼別的說，我只想着討太太一個示，怎麼變個法兒，以後還叫二爺搬出園外去住就好了。  
王 （驚愕起來頓住）寶玉難道和誰作怪了不成？

（連忙回答）太太別多心，實在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裏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擔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大家子的體統。俗語說得好：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沒頭腦的事，多半因為無心中人做出，有心人看見，當做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先不防着斷然不好。

王 想不到你有這樣通達的見識。

太太說那兒話。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裏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真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偏得連畜生不如。二爺將來倘然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設若叫人哼出一聲不是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爺一身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

王 你說得對，說得我心檻兒上。

襲 況且俗語說得好，君子防未然，不如這會子先防備的爲是。太太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然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爲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惟有床前的燈知道罷了。

王 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得這樣週全。我何曾想不到這裏，只是這幾天有事就忘了。你今天這一番話，提醒了我。難爲你成全我娘兒兩個聲名體面，真正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罷了，你且不要聲張，我自

襲 太太，我還有一句大膽的話。（她看看四圍沒人，走近輕聲向王夫人說。）屋子裏的丫頭們，太太有空也來查查，年紀大的，生得輕薄一點的，最好太太打發掉幾個，免得將來出了事情反而麻煩。

王 你過慮得對。我現在當你心腹，告訴你一件事，你可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襲 太太放心，我決不告訴別人。

王 我正爲這件事，氣得連飯都吃不下。

襲 太太，什麼事？

王 金釧兒投井死了。

襲 好好的爲什麼投井？

王 一半兒是我太性急，把她攆了出去，一半兒是寶玉害她的。

襲 太太，我全明白，一半兒二爺跟丫頭們頑笑開得太隨便，一半兒丫頭們自己也太輕薄。

王 你說得一點不錯。

襲 這屋子裏像金釧這樣的人，還不止一個哩。

王 好好，過幾天我自要來查一查。（起立欲走回身）只是我還有一句話，你今天既然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會辜負你。

襲 （連連答應）是太太。（送王夫人向左走）

王 （既出又回身）你明兒早上到我這兒來，我還有話跟你說。（下）

襲 是太太。（等王夫人去遠了，她纔微笑回身走至門口，推門，門拴上了，敲門）開門呀！

晴聲 誰呀！（生氣的聲音）

襲 老早把門關上幹什麼？

晴 （開門出來，冷笑）原來是你二奶奶回來了，開門遲了，對不起。

襲 晴雯，你要跟我鬧到怎麼樣呢？

晴 我是奴才，我敢跟你鬧麼？奴才見了主子，狗顛屁股的奉承都來不及，還要嘰嘰咕咕說上半天的討好話。

襲 誰跟你說這些！（氣憤的往內跑）

晴 我本來不配跟你說話。哼，架子倒真是寶二新奶奶了，進了屋子連門都不關了。跟太太嘰嘰咕咕了半天，又不知道再算計誰。（進門去，重重的把門推上，拴上）

（天色驟暗，新月升起。寶玉和寶釵由左首笑着說着上）

玉 想不到寶姐姐學問淵博，見解高明，佩服佩服。現在時間還早，請寶姐姐上我們那兒去喝一杯茶，再回去好不好？

釵 （點頭應允）寶兄弟，剛才老爺叫你去有什麼事？

玉 沒有什麼事，是一位同族的雨村先生新近皇上把他起復了，他進京來朝見，順便來看看我父親，父親就叫我去見見。這種人再討厭也沒有了，滿口的經濟文章，滿臉的利慾燻心，滿肚子的鬼計多端。這種祿蠹，我一看見就頭痛。（他推門，門已拴上）開門呀。（晴雯開門出。）

玉 寶姐姐，到裏面喝口茶再去。

釵 時候不早了，我想回去了。

玉 寶姐姐，我正有一件事想請教你。新近有人送我一軸唐朝宮裏的仕女畫，畫得倒非常精緻，不知道是眞貨還是假貨。我素知寶姐姐學問好，看見的名畫也多，想請寶姐姐替我辨一辨。

釵 我那兒懂得畫。那末讓我看了就走罷。

玉 好好，請請。

（寶釵寶玉讓入屋內）

晴 （抱怨地） 有事沒事，跑了來坐着，叫我們一會兒開門一會兒關門不得閒。（她走進重重的把門關上。）

（黛玉扶着紫鵲由右首後面，走至橋上，便聽見怡紅院內一陣嬉笑聲，她站住望着潺潺的流水發楞）

紫 姑娘，夜深了，還是回去罷。

黛 不，你先回去罷，我到寶二爺那兒去說兩句話就回來。

紫 姑娘，你別站在露水裏，小心招了涼。

黛 我看月色好，水裏的月色更好。你去罷，我到他那兒坐一會就回來的。

紫 那末我回頭再來接你罷。

黛 不用了，他自然會派丫頭來送我回來的。

紫 好，那末我去了。（黛點首，低頭看水中月）

（半晌，黛玉抬起頭來，看紫鵲已走遠，便走下橋來，站在怡紅院門口，正要用手打門，忽聽得院內又發出一陣喧笑聲，她便停住手。她聽了一會，無聲息。她遲疑了一下，想走，慢慢走向橋，又停住。走回來，舉手想打門，又停住。慢慢的又走開去。急急的又走回來，又遲疑了一下，輕輕的打門。無人應，又重重的打門，突然聽見粗聲粗氣的回答）

晴聲 不開門了，都睡下了，明天再來。

黛 （遲疑了一會，向門內）是我，還不開門麼？

晴 （更生氣的聲音）憑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概不許放人進來了。

（黛玉怔住在門外，半晌不答，忽然生氣，正想舉手重重的敲門，但手忽又停住了，怔了半晌，手慢慢的落下來，頭也慢慢的垂下，眼淚像斷綫的珍珠一樣直滾下來。她坐在門口石上嗚咽的哭泣。忽然聽見裏面一陣歡笑聲，又聽見寶玉和寶釵談話聲）

玉聲 寶姐姐的眼光真利害，真的假的你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

釵聲 這並不難，真假倒底有個分別。

黛 是誰在跟他說話呀？寶姐姐！

玉聲 那末寶姐姐看人一定也一下就可以看到人心裏去啦？人家對你真好或是假好，也只要一眼就可以看得明明白白？

釵聲 道理是一樣的。譬如說，常常哭哭啼啼的，不一定心裏真悲傷，面子上嘻嘻哈哈的，他心裏不一定沒委曲。

玉聲 哈哈，對對，說得對。

黛 他們明明在說我？我倒要進去問問他！慢着，你因為寶姐姐在裏面就叫丫頭不開我進去。寶玉，你好好狠心呀！（她正要去推門，裏面嬉笑聲又起，並已走近門口，拉拴開門，黛玉趕忙躲至左首樹後，見院門開處，寶釵出來，後面跟着寶玉和襲人，襲人手裏拿着紗燈）

襲 讓我來送寶姑娘罷，寶二爺，你進去罷，小心招了涼。

寶 那末，寶姐姐，我不送你了。明兒，你有空再來跟我談談。

釵 好的，明兒有空我一定來。寶兄弟，你身上穿得少，進去罷。

（寶釵和襲人手拉手兒走上橋去，寶玉站在門口向門後的晴雯）

玉 呀，今晚的月亮不壞，只是西面天空上全是烏雲，說不定會下雨。晴雯，襲人一會兒就回來，你不用拴門了，進去罷。（寶玉扶着晴雯入內，關上門。黛玉衝上去，想推進門去，但到門口就停住，半晌轉身，嗚嗚咽咽痛哭起來。只因黛玉秉絕代姿容，具稀世之美貌，不期這一哭，那附近樹上的烏鴉，一聞此聲，俱忘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桃樹上的花朵也撲漱漱落了滿地。黛玉正嗚咽哭着走向橋去，看到滿地桃花，又生憐惜之心，不忍離去。她走下橋至桃林裏，放開手絹，在拾地上，桃花放在手絹內。她一面哭，一面念着下面的詩。正在念的時候，寶玉呀的一聲開出門來，他

聽見有詠詩聲，一眼就瞧見黛玉在桃林裏，寶玉就偷偷的走過去，隔溪背手站着聽她念詩，他顛頭領會詩意。）

黛（口占）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游絲軟繫飄春榭，落絮輕沾撲繡簾。閨中女兒惜春暮，愁緒滿懷無釋處。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花開易見落難尋，階前悶殺葬花人，獨拾落花淚暗灑，灑上空枝見血痕。怪儂底事倍傷神，半爲憐香半惱春，憐春忽至惱忽去，至又無言去不聞。願儂脇下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天盡頭，何處有香丘，未若錦囊收豔骨，一杯淨土掩風流。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黛玉又嗚嗚咽咽痛哭起來。襲人提着紗燈由右首上，走上橋，看見寶玉呆站在溪邊，用手帕擦淚，正想叫喊，忽又聽得詠詩聲，便停住腳細聽）

黛（繼續詠詩）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黛玉念到這裏，痛哭失聲，寶玉也痛哭起來，兩人隔着溪相對哭泣，天又忽然下起雨來，浙浙瀝瀝下得很緊。黛玉因聽見有人哭，抬頭靜聽，只聞雨聲。雨愈下愈大，寶玉隔溪叫道）

玉 林妹妹，你看下大雨了，你身上都溼了，還不進來躲一躲。

黛（轉身看見寶玉，一腔憤怨頓時爆發）你這狠心短命的（說到短命兩字，就停住了，嘆了一口氣，站起身來就向右走去）

玉 林妹妹，林妹妹，這又何必呢。（追了兩步又回來坐下呆想）想想像林妹妹這樣的花顏月貌，將來也到



無可尋覓的時候，怎不叫人心碎腸斷呢。（又撲漱漱落眼淚）

襲 寶二爺，你瞧你只會提醒別人，忘了你自己已經溼得像落湯雞似的了。

玉 （驚醒）啊呀！（慢慢轉身向襲人）那末你呢？

襲 （她的衣服也溼透了）啊呀！

幕

## 第四幕 第一場

佈景

怡紅院寶玉的臥房。房成長圓式，粉紅的牆都成圓拱形，後面正中一張填漆床，掛着大紅銷金撒花帳，兩面掛着淡紅的紗幔。左首紗幔後面有一小門，通了頭臥室及後院。右首紗幔下掛着一架鸚鵡。左面六角玻璃窗兩扇，玻璃全是顏色的，左面着地掛着葱綠撒花軟簾，通至臥房的外間。右首窗前有書案一只，上面堆着書畫，左首有楊妃榻一椅，几數只。牆上的畫全是仕女和花卉。陳設有汝窯美人觚，聯珠瓶，龍文鼎，大銅爐和螺甸櫃，金自鳴鐘。一切陳設氣氛是閒闐闐繡房。

啓幕時：晴虔睡在楊妃榻上，襲人坐在窗前做針綫。

襲 晴雯妹妹，你就看過了一點，別再跟我使氣了好不好？我這兩天心裏正煩得要命呢。

晴 哼，別假心假意，我不配你叫我妹妹。

襲 你想想，老爺已經回來了，說不定那一天要問寶二爺的書。可是寶二爺不是給薛大爺約去喝酒看戲，就是在園子裏東闖西跑，好幾個月沒見他好好的坐下來念一句書。

晴 哼，皇帝不急倒急起太監來了。倒底關心二爺的只有你。

襲 妹妹，你有什麼跟我過不去的。寶玉有什麼不是，總是我們服侍的人不好。老太太一定會怪我們爲什麼不好好的勸勸他。

晴 噢，原來你要討老太太的好，怪不得那模樣着急。我就壓根兒不想討他們的好。襲 唉，妹妹，你跟我鬧了三四天別扭了，我有什麼不是你說明白了，我賠個不是好不好？晴 你怎麼會有不是？像我這樣的奴才坯子，好就留着使喚，不好就攆出去拉倒。

（他們聽見窗外面有說話聲音）

玉聲 林妹妹，我知道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以後撩開手。請進去坐一坐。

黛 （不答）

玉聲 自從那天葬花之後，你有三天不理我了，我又因爲父親回來了，天天不能不上學去。今天好容易碰到你，請你進去坐一坐，我說完一句話你就走好不好？

黛聲 你要說就說，不用進去。

玉聲 站在風地裏說話，你身子又單薄，那怎麼可以呢。我屋子裏暖和些，坐下來說話也方便得多。好妹妹，你就看在這點誠心誠意上答應了我罷。

黛聲 那末，你先走。

襲 他們來了，我們到外面去接他們。

（襲人暗裏掀簾下半晌）

襲聲 林姑娘，好幾天沒上我們這兒來了。（掀簾）

（黛玉氣憤憤的上，站着向窗外，不言語。寶玉隨上）

玉 襲人，你去倒茶去。（襲人下）林妹妹，我說兩句話你聽不聽？（黛玉急轉身氣憤憤的就向外走，寶玉看了眼淚滴下來，嘆口氣）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黛 （在門口站住回頭問）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

玉 唉，當初妹妹來了，那不是我陪着頑笑。憑我心愛的，妹妹要就拏去。我愛吃的，聽見妹妹也愛吃，連忙收拾的干干淨淨收着，等了妹妹，到來一同吃。丫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妹妹生氣，我替丫頭們想到。我心裏想着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底才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妹妹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裏，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黛玉半晌不語）我如今不好了，但只憑着我什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或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幾句，打我幾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才是。就便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脫，還得申明緣故，我才得託生呢。

黛 （低頭半晌）你既這麼說，爲什麼我來了你不叫丫頭開門？

玉 （詫異）這話從那兒說起，我要是這樣，立刻就死了。

黛 (啐) 好好的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

玉 大前天的晚上，我實在沒有見你來，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走的。(想了一會) 噢，說不定是丫頭們懶得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的。讓我立刻問明是誰，回過了太太立刻叫她走。襲人！

黛 慢，用不着這末小題大做。從今以後，我也不敢親近你，權當我去了。

玉 你往那兒去呢？

黛 我回蘇州家裏去。

玉 我跟你去。

黛 我死了呢？

玉 你死了我做和尚。

黛 (沉下臉來) 想是要你死了胡說些什麼。你家倒有幾個親姐姐親妹妹呢，明日都死了，你幾個身子去做和尚？明日我倒把這話告訴他們去評評。

玉 (低頭認輸) 妹妹，就算我說錯了。

黛 (兩眼直瞪瞪睜了他半天) 唉！(說不出話。半晌，咬着牙，用指頭狠命在他額上戳了一下) 哼，你這——(說不下去，嘆了一口氣) 唉！(仍拿起手帕擦眼淚)

玉 (心裏原有無限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黛玉戳他一下，要說也說不出來，自嘆自泣，不覺滾下淚來，要用

手帕揩拭，却又忘在書桌上沒帶過來，於是就拿起袖子來揩。黛玉見了，便將手裏的手帕子丟在他懷裏，寶玉忙接住拭了淚，又坐近些，伸手挽了黛玉一隻手笑道：「我的五臟都碎了，你還只是哭，走罷，我同你一塊兒往老太太跟前。」

黛（摔去他的手）誰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了，還這麼涎皮賴臉的，連個理也不知道……

（晴雯上）

晴 寶玉不好了。

玉 什麼事？

晴 太太房裏的小丫頭鵲兒剛才跑來對我說，說老爺太太正在談着二爺的事，看樣子好像老爺很生氣似的，並且聽說老爺要進來問你呢。

玉 那怎麼辦呢？（急得抓耳挖鬚，焦急萬狀）

（襲人端茶上）

黛 老爺一定第一先要問你的書。

玉 我的書正要我的命了。這半年多都丟生了，偏偏這兩天又沒空，沒功夫好好溫習溫習。叫我怎麼辦呢。

黛 別慌，先把書找出來。

玉 對了，對了，先把四書五經都找出來，把這些閒書都收起來，免得老爺看見了罵我不看正經書。

襲（冷冷的）早點認真讀書，也不至於慌到這個地步。

玉 好姐姐，給你說風涼話了，替我把書桌收拾收拾是正經。

黛 你能背誦的是那幾部書？

玉 大學中庸還背得出來，孟子上半部還好，下半部全是夾生的。算起五經來，因近來做詩，常把五經集些，雖不能熟，還可塞責。

黛 古文呢？

玉 那就更糟了。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等史，雖然讀過幾遍，但一時之興，隨看隨忘，始終沒有下過苦功，如何記得。

黛 你的古文呢？

玉 （到處找）不知道擱到那兒去了。

黛 我去把我自己圈點的一部借給你罷。

玉 林妹妹，那麼就請你去取罷。（黛玉匆匆下。襲人站在旁邊冷眼看他，急得他滿頭的汗。晴雯在把桌上的書搬到後面，後面書架上的書搬到前面來。寶玉強自鎮定地坐下來，翻着孟子，翻着眼背了幾句搖搖頭看見襲人呆站着）襲人姐姐，請你幫幫我的忙，動動手呀。

襲 你讀書我能幫你什麼忙呢。我勸你安安靜靜讀你的書罷。今天學校裏又沒有去，又不知道到那兒去

喝了酒回來。

玉 今天是我一個知己朋友要走了，我們幾個熟人替他餞行。我喉嚨裏乾，襲人，你倒一口茶我喝喝。（襲人出外倒茶）我熱得很，讓我把大褂脫了。（晴雯幫他脫大褂，解下扇袋時，晴雯一失手將扇骨子跌折）

晴 啊呀，斷了。

玉 唉，你怎麼這樣粗心！做事情總是顧前不顧後的。

（襲人捧茶上）

晴 （冷笑）一把扇子值得什麼，也要跟我生起氣來。

玉 你不知道這把扇子是一個知己朋友送給我做紀念的。這個人雖然是個戲子，人品才學都在我們之上，我佩服他……

襲 快喝了茶看書罷，剛才慌到那樣，現在倒又有功夫說閒話。

玉 （解下身上的汗巾）這條汗巾子也是他送給我的，我把我的那一條換了給他。

襲 那一條是我的，你怎麼可以給人家？

玉 啊呀，我糊塗了，我把你的汗巾子給了他了。不要緊他出門幾個月就要回京來的。他叫蔣琪官，是順親王府裏唱小旦的，這次因為得罪了順親王，偷偷的出京去了，今天我們幾個知己朋友替他餞行的就是他。



襲 還嘮叨些什麼，說不定老爺就要來了。

玉 那末請你替我把這條汗巾子藏起來，換一條給我繫上罷。（襲人解下一根汗巾丟給他，把寶玉解下來的  
一根隨手丟在榻上）讓我看書要緊。（看了一會書，偏促不安）襲人姐姐，你看我心慌得實在一句書也  
唸不進去。你替我到太太房裏看看動靜，好不好？

襲 無緣無故的到太太房裏去幹什麼？

玉 這倒沒想到。（想了半天）這樣，你說我肚子痛，我派你去要點藥。

襲 那末太太會說爲什麼不請個大夫瞧瞧呢。

玉 唉，不錯，肚子痛不大好。（頓）有了，你就說頭痛罷。

襲 好，我去。不過你得答應我從今天起要好好的唸書。

玉 好，我一定聽你的話。好姐姐，你纔是真疼我的，趕快去罷，專等你的好消息。（作揖，襲人下。此時天色漸暗，

晴雯點了蠟燭，捧到書案上，寶玉看見晴雯只穿短襖）晴雯，你怎麼不穿件大衣在外面，小心招了涼。

晴 小祖宗，你只顧你的罷。你把心暫且用在這幾本書上，等過了這一關，你再跟我說話罷。

玉 要我不讀書倒可以，要我不跟你們說話，那就萬萬做不到。難道我活着會這幾本爛書麼？

晴 小二爺，你少說一句話好不好？並且我也不配跟你多說話。

玉 你別跟我生氣好不好？你要是跟我一生氣，我的書又念不下去了。

晴 好不害臊的，自己唸不下書去，怪到別人身上來。

玉 其實呢，一時三刻想唸書又有什麼用呢。現在心慌得把腦筋都攪糊塗了，還是讓我隨隨便便踢一下子，跟你說話兒定定心。

晴 （嗤的一笑）這不是開玩笑麼？跟我們說說話兒就會定心麼？

玉 我索性不看書了。（走至楊妃榻橫下，靠在牆上）跟你們說話可以把天下什麼麻煩的事都忘掉，尤其是你。晴雯，我已經好多時候沒跟你清清靜靜說過一句話了，你過來坐在這兒。

晴 你要說話，你跟她去說，我不配。

玉 她是誰？

晴 你不是請她去看太太麼？

玉 喔，襲人麼？哈哈，我告訴你，我近來有點不大喜歡他。

晴 哼，你小心着，人家說不定在背後算計你呢。

玉 算計我？哈哈，你放心，我不怕人家算計。晴雯，你比她爽直，我喜歡你。

晴 我怎麼能跟她比呢，我是個粗心的奴才，把你心愛的扇子都跌折了呢。

玉 晴雯，你把水晶缸裏的菓子，拏來給我吃。

晴 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裏還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破盤子，還更了不得咧。

玉 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供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摺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是盃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聽那一聲響，就故意破了，也可以使得，只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

晴 既這麼說，你就拿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撕扇子。

玉 （寶玉把手裏的扇子遞給她，她接了，就撕作兩半，丟在地上，寶玉又拿一把給她，她又一撕丟在地上）  
響的好，再撕響些。（他到幔後取出一大把扇子，一一遞給她，她一一撕了）撕得好，真好聽！

（襲人從外面進來，拿着扇子，寶玉一把奪了過來，就交給晴雯，晴雯嗤的一聲，撕成兩片，丟在地上，寶玉和晴雯哈哈大笑，襲人吃了一驚，楞住在門口，看他們笑了，纔生氣）

襲 你們拿我的東西開心兒。

玉 古人說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多少？

襲 （冷笑）哼，我不知道這個家，要鬧到怎麼樣才了，一得空兒，就沒上沒下的笑呀鬧呀，成什麼體統。  
晴 你又罵到我頭上來了，你問問明白，是他跟我鬧，我還勸他把心用在書上呢。你問他，你問他，他竟是他呀他呀的亂叫，一點也不知道害羞。

晴 哼，只許你叫，不許別人叫，我偏叫他一百聲，看他惱不惱他他他他……

玉 哈哈，哈哈，襲人姐姐，你別怪她，是我跟她鬧的，我一提讀書，頭裏就發悶，所以才起來跟她玩了一下子。好

姐姐，老爺怎麼樣？你看見太太沒有？

襲 我不知道。（生氣）

玉 好姐姐，親姐姐，你到底怎麼啦？你說了好讓我放心呀。

晴 哼。（一氣向外走下）

襲 現在有比我好的人服侍你，還是讓我出去罷。（站起來要走，寶玉攔住）

玉 好姐姐，你何苦要跟我生氣呢。你要我怎麼樣，你說就是了。

襲 （頓，氣稍平，低頭，擡頭罵）唉，我跟你不知道是那一世的冤家，幾次三番鬧得我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你的賭神罰咒，說得多好聽，一轉身就忘記得乾乾淨淨罷罷，我只求你應我一件事：以後不准再跟丫頭們胡鬧。

玉 好好，我答應你。老爺怎麼樣了？

襲 （頓）老爺出去了。

玉 真的，你不騙我？

襲 我騙你幹什麼？

玉 （拍手踢足大為得意）阿彌陀佛，今天的難關就算渡過了。明天一早就往學校裏去一躲，老爺就是要問我的書，頂早要到明天晚上。

襲 明天不就在眼前，何必這樣高興呢？

玉 你不知道，我並不怕讀書，你看我近來看的書也不少呀。

襲 說不定是些邪書歪書愈讀愈不成器！

玉 想不到你一個不大識字的人，不知道聽了誰的什麼道理，說這些書是邪書。其實這些時文入股才真正是邪書；這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真義，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的梯階，預備做個貪官污吏罷了。我將來總有一天要把這些害人的書燒個乾乾淨淨。

襲 這些話給老爺聽見了，又要討一頓打罵。

玉 別提老爺好不好，讓咱們今兒再快樂一天罷。（晴雯持書上）

晴 林姑娘派丫頭送書來。

玉 攔着罷。我索性看看林妹妹去。

（寶玉正要出去，走到門口楞住了，好像晴天來了一個霹靂，他驚呆了。往後退。賈政怒容滿面的走了進來，後面跟着男僕，但不進來）

政 站住，（回首向外）你們站在門口，不准放一個人出去，也不准放一個人進來。

衆男僕 喳。

（賈政追下來）

政（向襲人晴雯）你們到外面去。來人呀！不准她們出去，也不准給太太老太太報信，聽見了沒有？  
衆男僕 喳！

（襲人和晴雯只得由右退出。但晴雯回身跪下）

晴 老爺……（向前跪下求情）

政 你是誰敢替寶玉求情？

晴 我叫晴雯，不敢替寶玉求情，不過，老爺……

政（喊一聲）住口！噢，原來你就是晴雯，怪不得人家說你好個美人兒，像個病西施，水蛇腰，削肩膀兒！哼，寶玉就是給你們這班不要臉的丫頭們引壞的。滾出去！回頭我再跟你算賬。

（襲人晴 下）

政 我問你，寶玉，你把蔣琪官藏到那兒去了？

玉 蔣琪官我並……並不認識這個人。

政 你還要賴。剛才順親王請我去，說起他府裏有個唱小旦的蔣琪官。一向好好在府，如今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也找不着。據人說是你把他藏起來了。

玉 我……我認也不認識他，怎麼能把他藏起來呢？

政 你還要賴！據說你還收過他一條血紅的汗巾子和他畫的一把扇子，可有沒有？（寶玉不答）我可以叫

人搜，來人呀！

（賴大上）

喳！

賴 你替我把那血紅的汗巾子搜出來。

政 （看見榻上一條）老爺！這不就是麼？

賴 哼！還有扇子呢？

政 二爺，你還是拿出來罷。

（寶玉眼看着書桌上，賴大就去取過來）

政 哼！（看扇）寶玉仁兄雅屬，小弟琪官寫並題。把柄在我手上，你還要賴麼？（寶玉低頭不答）你怎麼認

得他的？

政 我是在薛大哥請酒時候認識他的，只見過兩次面。說我把他藏起來實在是冤枉。

政 好，我不打你也不肯招，這事暫且不提。還有（從懷裏拿出一本書來，丟在地上）這東西是不是你的？（寶

玉不語）正正經經的書不唸，專看這些邪書，我要你這種子孫幹什麼？

……

政 玉 你知道咱們祖宗是貧寒出身，你的曾祖在疆場上出死入生，才爭得這點功名。你現在不但不知道光

宗耀祖，並且小小年紀就要流蕩優伶，表繪和物，將來豈不活活替祖宗丟臉麼？所以一氣我馬上就回來問你，那知道果然有這種事，活活要把我氣死了。來人呀！

衆男僕 喳！

政 把環兒帶進來！

衆男僕 喳！

（環兒蹶蹶蹣蹣走了進來）

政 你們都是我不孝的子孫。成天不讀書，專幹些不正經的事。

環 父親，我沒幹什麼。

政 你還嘴硬！我剛才從外面進來，你在走廊上像野馬一樣的跟小廝們亂跑幹什麼？

環 唔，唔……（忽然看見寶玉想出急智）方才原不曾跑，只因從那井邊經過，那井邊淹死了一個丫頭。我

看人頭這麼大，身子這樣粗，泡得實在可怕，所以才趕着跑了過來。

政 好端端的誰去投井？我倒要查究清楚，再跟你算賬。來人哪！

衆男僕 喳！

環 （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跪下）父親不用生氣。這件事大家瞞着父親爲兒的本來也不敢說。（寶玉

在背後作揖搖手做鬼臉叫他不要說，但賈環只作不看見）我聽見我母親說……我不敢說。



政 你不說我先打死你。

環 父親，你千萬不要說我說的。

政 快說，快說。

環 我母親告訴我，說寶哥哥有一天在太太房裏拉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姦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

政 （氣得面如金紙，半晌說不出話來）反了，反了，來人哪！

衆男僕 喳！

政 滾兩個進來！

衆男僕 喳！

（賴大與另一男僕上，站在簾門口，躬身侍立）

政 拿大棍和繩子來！把外面院門全關上，不許放一個人進來！叫外面兩個丫頭到這兒來。

賴 老爺請兩位姑娘到裏面來。

（襲人晴雯又走進來）

政 今天再有人到裏面去報信，再有人來勸我，我把報信的和勸我的先打死！（大家面面相覷）還不替我把寶玉拖出去！（兩男僕夾了寶玉自右走出，晴雯要想拖住，但給賈政一瞪眼就軟下來了，坐下哭泣。向賈環）你

也出去！（賈環溜下）你們不許出來，也不許聲張。（賈政大踏步出去）把門關上，別讓她們出來。（簾外的門碰的一聲關上）

政聲 重重的打！

（打板聲，寶玉呼痛聲呻吟聲）

政聲 不中用的東西，我自己來打！

（更重更急的打板聲，寶玉大聲的呼痛聲，晴雯痛哭失聲，倒在地下。襲人也啜泣。外面寶玉起先大聲呼痛，後來漸漸氣弱聲嘶，衆僕跪地求）

衆男僕 老爺，老爺，看在奴才們的臉上，饒了他一遭罷。

政聲 （繼續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平日都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回頭再跟你們

算賬。今天我把他索性打死了乾淨。

（只聽見打板聲，不聽見呻吟聲）

晴 襲 啊呀，寶二爺沒聲音了，只怕是昏過去了！

晴 襲 （衝上去打門）老爺，老爺！

衆男僕 太太來了！

王聲 老爺，老爺，寶玉，寶玉！

（打板聲突然停，門忽然開，襲人晴雯衝出門去，只聽見一片叫寶玉寶二爺聲，襲人晴雯抱了寶玉進來，放倒在牀上，王夫人同上，賈政拿着打板上）

政（氣急臉紅坐倒椅上）今天必定要氣死我了。

王老爺怎麼一聲不響，回家來就打他。

政唉，你知道他做的壞事比你說的還要大幾百幾千倍呢。我非打死他不可。

王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保重身體。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

政（冷笑）倒休提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時教訓一番，又有衆老護持他，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絕將來後患。來人！拿繩來！讓我勒死他。

王（抱住賈政的手臂）我只承望老爺管教他，誰知道你不顧性命的打起他來。就算你應該打死他，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我不過要你拿他爲法，管教管他，那裏知道你要他死了，豈不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如一同死了罷。

（放聲大哭）

王（寶玉伏睡在牀上面白氣弱，下身已打得滿是血漬，晴雯襲人已哭不成聲。王夫人過來見了，更哭得利害）苦命的兒呀，我苦了你啦！寶珠呀，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

衆男僕 老太太來了。

母聲 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干淨了。

（賈政趕快放了打板迎了出去，賈母上，搖頭喘氣掀門簾進來）

政 （陪笑）母親何必自己趕來，有話只叫兒子進去吩咐就是了。

母 （走近寶玉）寶玉，你怎麼樣了？啊呀，打得好狠毒呀！我的寶貝兒呀！（痛哭）

政 母親，你自己身體保重要緊。

母 （止哭厲聲說道）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卻叫我和誰說去！

政 （忙跪下含淚說道）爲兒的教訓兒子也爲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當得起。

母 （啐了一口）我說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

是光宗耀祖，當日你父親是怎樣教你來？（說着滾下淚來）

政 （又陪笑）母親也不必傷感，都是做兒子的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也不打他了。

母 （冷笑幾聲）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自然你要打就打，想來你也厭煩我們娘兒們，不如早離

了你大家干淨。來人哪，叫外面馬上替我看轎，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你們聽見了沒有？

衆僕 喳！

母 （看見王夫人還在哭）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做了官，也未必想着你是

他母親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

政（叩頭賠罪） 母親如此說，兒子無立足之地了。

母（冷笑） 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裏干淨，看有誰來不許你打。

衆僕 來人哪！（一面向外走）快點打點行李車輛，讓我跟寶玉好回去（用拐敲着）你們聽見了沒有？

政（追着陪笑） 母親，母親暫請息怒。

母 你心裏眼裏還有什麼母親，我跟寶玉馬上就走！走！走！走！（向外走）

政（追着） 媽媽！

## 第四幕 第二場

佈景

與上一場同時。時間與上一場相隔六七日，一個明朗的下午。

啓幕時：寶玉睡在正中牀上，身子半靠着。李執在門口正要走。襲人站在寶玉身邊。

執 寶兄弟，你好好的養病罷，我們走了。

——幕——

襲 謝謝幾位姑娘和大奶奶早晚兩次來看我們二爺，我來代二爺送你們出去。（送出去）

（李執與襲人下。寶玉偷偷的起來，走路還是一蹩一拐的，走至窗口，看看窗外的天色。襲人復上）

襲 怎麼你又起來了。回頭還有幾起人要來看望你呢。

玉 我直睡了五六天，睡得實在膩了，還是讓我起來舒展舒展的好。況且傷口已經快好了。要不是怕父親再跟我打麻煩，早就出門玩兒去了。

襲 你吃了這樣大的苦，老脾氣還是不改。你早聽我一句話，老爺也不會恨毒到這般田地。幸而沒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廢來，可叫人怎麼樣呢。

玉 爲別人吃這點苦，也算不得什麼。

襲 （恨恨地的）我看你這個人再打一頓也改不了啦，我們也白白的服侍你一場。

（寶玉坐下不答。晴雯沒精打彩上）

晴 周瑞媳婦吳新登媳婦，鄭好時媳婦來看望二爺。

襲 你說二爺睡熟了，謝謝她們，請他們回去罷。

（晴雯下）

襲 我看你還是安安穩穩睡着的好，不然人家瞧見了還說你裝假呢。（寶玉只得回牀睡下）

（晴雯上）

晴 環三爺和蘭少爺來看二爺。

襲 你說二爺睡了，好一點了，請他們回去罷。

（晴雯下）

玉 你把書桌上那本書給我。

（襲人把書給他，一面整理桌椅。晴雯上）

晴 寶姑娘來了。

襲 寶姑娘？快請她進來，快請她進來！

玉 讓我睡下去罷，我懶得開口。

襲 她來替你解解悶不好麼？並且幸虧她給你的幾粒丸藥靈驗，不然那兒會好得這樣快。

（寶釵上）

釵 今天怎麼樣？寶兄弟，你醒着麼？

玉 謝謝你，好得多了。

襲 （端一張椅子放在牀邊）寶姑娘，這兒請坐。他好得多了，今天還……（寶玉以目止之）唔，多虧寶姑娘

幾粒丸藥真靈驗，敷上去第二天，就去了許多瘀血，現在膿血都止了，新肉也長起來了。

釵 這是我們家傳的祕方，從南邊帶來的，要是在這兒配，就是化上成千的銀子，只怕也配不出來呢。今天

我又帶來一種藥丸，是專催生肌肉的，也用酒研開，替他敷上。

襲 寶姑娘真聰明，什麼藥都懂得。謝謝你，不但天天來看他，並且還送許多藥給我們。寶二爺，你還不謝謝寶姐姐麼？

玉 謝謝寶姐姐，一次一次麻煩你，心裏真過意不去。

釵 早聽人一句話，必不至有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着，心裏也有……（她說到這裏咽住，

紅了臉低下頭）

襲 可不是麼？寶姑娘待你真好，就是親生的姐姐妹妹也沒有這樣關心你的。

釵 姨夫怎麼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

襲 寶姑娘不知道麼？一半兒爲了那姓蔣的戲子，被打的一天，你家薛大爺和我們二爺還合夥兒請他吃飯呢。還聽說順親王先同你薛大爺，薛大爺就推在我們寶二爺身上。

玉 薛大哥從來不這樣的，你們別瞎猜瞎說。（用眼色止住襲人）

釵 這說不定是我大哥闖的禍。

玉 外頭人的話，怎麼可以信呢。我斷定這一定外頭有人要中傷薛大哥，才趁這個機會來離間我們的。

（用眼責備襲人）

襲 寶姑娘，我的嘴太笨，衝口就說了出來，你不會見怪罷。



釵 襲人姐姐，你這話才真的多心了。不過，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意挑唆，一則

也是本來的實話，二則他不理論這些防嫌的小事。襲人姐姐從小兒只見寶兄弟這樣細心的人，你何嘗見過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的心裏有什麼口裏說什麼的人呢。

玉 寶姐姐倒底是個明白人。

釵 寶兄弟，你對我們太細心了，你怕襲人姐姐得罪我，其實我們是至親，我怎麼會爲這種小事存心呢？

玉 不，我並不說你存心……

釵 其實寶兄弟，我說句老實話，你既然這樣關心，何不外頭大事上做工夫，在功名上用心思，老爺也喜歡了，也不致吃這樣的虧。

玉 這個……這個……

釵 (起身) 明日再來看你，好生養着罷。

玉 對不起，我不能送你。

襲 (趕上去送) 姑娘真太費心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

釵 (在門簾口) 有什麼可謝的呢。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要想什麼吃的玩的，悄悄的往我那裏去取了，不必驚動老太太太衆人。倘或吹到老爺的耳內，將來對景終要吃虧的。

(下。襲人亦下)

（襲人又上）

玉 想不到我不過挨了幾下打，她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之態，令人可親可敬，假若我一時真的死了，他們還不知是何等悲感呢。

襲 又要胡說八道了。

玉 既是她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她們如此，一生事業總然盡付東流，也無足嘆惜的。

襲 好容易傷好一點，又要死的活的亂謔。

玉 人那一個不死，只要死得其時。譬如我如果有造化，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豈不是好。

襲 好了，別說傻話了。你勞了半天神也該歇歇了。你面朝裏床，我替你蓋好被，睡一會兒罷。（擡他臥下，面朝裏，蓋好被）

玉 （半晌，翻身出來）寶姐姐的人品學問都好，只是功名富貴的心太重。唉，可惜可惜，想不到瓊閨繡閣中也染此風，真正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了。

襲 睡罷，睡罷，再嘮叨些什麼。

玉 （又翻身出來）林妹妹不說這些混賬話，若說這話，我也同他生分了。

襲 好啦，睡罷，（推他睡好，襲人在房中略加整理，看寶玉睡熟了，放下窗簾，又放下門簾，由左後門下）

（黛玉由右首上，坐在寶玉牀上掩面啜泣，半晌推醒寶玉）

玉（轉身仰起身子）你來了，你眼睛怎麼這樣腫？小心你自己身體要緊。

黛疼得好一點了麼？

玉已經不疼了。我已經起來走路了，你瞧！（他爬起來，穿上鞋，走幾步）我睡着不起來，是裝出來哄他們的，好在外頭散佈給老爺聽，其實是假的。妹妹，你放心好啦。

黛（對他看了半天，迸出一句話來）你從此可都改了。

玉你別說這樣話。聽說你這兩天病又犯了，我滿心想來看看你，又不便出來。我巴望你來，但你來了，又怕你走來走去勞了力吹了風。

黛我不要緊的。

（窗外丫頭在叫『二奶奶來了』）

玉鳳姐姐來了，讓我睡下去。

黛我從後院子裏去罷，回頭再來。

玉（一把拉住）這又奇了，好好的怎麼怕起她來？

黛（急得躁腳，悄悄的）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們開心取笑了。

（黛玉剛從牀左幔後小門下，鳳姐已在外間了，先聞其聲，後見其人）

鳳 寶玉可好些了？（襲人隨上）

襲 二奶奶請坐。

玉 多謝鳳姐姐天天來看我，好得多了，只是不能起床。

鳳 何必急於要起床呢？寶兄弟，你知道麼？老爺催着老太太太替你定親呢。

玉 定親？定的是誰呀。

鳳 啊呀呀，看你多心急呀。我偏不告訴你。

玉 鳳姐姐……

鳳 （忽的起身）好好的多養幾天罷。要什麼吃的，叫人往我那裏去取，我還有事不坐了。（下）

襲 二奶奶，茶也不喝一口就走了麼。（隨下）

（晴雯捧着盒子上）

晴 老太太叫宋嬖紇送來一碗蓮葉羹來。

玉 （鳳姐走後，呆想了一會）蓮葉羹麼？快拿來我吃。

（晴雯放下盒子，揭蓋，捧出一碗湯，端給玉）

玉 燙得很，你替我吹吹涼再吃。（晴雯捧着站在牀前替他吹）你今天怎麼這樣不高興？（晴雯轉身不答）你瞧，湯裏的東西多好看，有梅花的，有蓮蓬的，有菱角的。這是去年大姐從宮裏省親回家時候起的新鮮

花樣。一碗湯要殺三四隻雞呢。（晴雯仍然不答）昨天老太太來瞧我，我才想起這個湯來。你嚐嚐看，好吃不好吃。

晴 我怎麼配吃。涼了，拿去吃罷。

玉 （接碗，嚐一口）不好吃，不好吃。

晴 既然要三四隻雞才燒成一碗湯，那兒會不好吃？

玉 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

（晴雯沒法只好端過來嘗一口）

玉 （笑）這可好吃了。

晴 （轉臉流淚）真是個不懂事的魔王，我給人家欺侮得快要死了，還跟我開玩笑！

玉 誰欺侮你，誰欺侮你？

晴 （淚直流）有人討厭我，有人嫌我長得比人家好看，有人恨我因為你喜歡我，有人在老爺太太面前告我！

玉 這是那兒來的話，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

晴 哼，你那裏會知道，人家還在背後算計二爺呢。

玉 那一個混賬東西敢這樣做？你說我聽！（起牀，湯也不喝了，追前去）

晴 二爺，我求求你，以後再不要跟我說一句話，再不要親近我。你再跟我近，我的命就沒有了，二爺，你……  
你……（哭不成聲）

玉 （再逼一步）誰在算計我？他們爲什麼要算計我？（拉住她的手）

晴 二爺，你還是不知道的好。你不用問我，將來你總會知道的。

玉 你爲什麼不說？你今天一定得告訴我，誰在那兒算計我？

晴 二爺，你千萬別說是我說的。

玉 好。

晴 老爺太太在背後跟你定親呢？

玉 什麼？

（襲人由右首上，兩人立刻分開，晴雯轉身向窗，襲人假裝不看見）

襲 你的湯涼了，快吃罷。晴雯，你把盒子收起拿到外面去罷。

晴 是。（去收拾捧盒）

玉 （捧起碗來喝湯）我要差晴雯到林姑娘那裏去一趟，盒子回頭來拿罷。

襲 也好。（很有趣的由右首下）

玉 你說他們在暗底下跟我定親，怎麼又說在背後算計我呢？（晴雯向外啣嘴，玉就不敢再問）

玉 你到林姑娘那裏，看看她在做什麼。她要問起我，你說我在等她來談談。

晴 無事端端的差我去，叫我說什麼話呢。

玉 唔……有什麼話好說……

晴 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我也就好開口些。

玉 那麼，（看見牀上枕邊兩條手帕）你就說我叫你送這兩條手帕給她。

晴 （接了手帕）我怕林姑娘看見了這兩條半新不舊的手帕又要惱了。

玉 你放心，她自然知道。

襲 （又上）還沒有去麼？（進來收拾盒子）

玉 （向晴雯）你去罷。（晴雯下低聲問襲人）襲人，你知道老爺太太在背後替我定親麼？

襲 （吃了一驚）什麼？我一點不知道呀。（躲開他的逼視）

玉 （有意義的向她點點頭）好，屋子裏悶得慌，讓我到園子裏去散散。

襲 不要出去罷，剛好一點，小心吹了風。

玉 不要緊的。（向右門走）

襲 小心給人家看見了，說你假裝生病呢，要去還是到後院門口站一會兒罷。

玉 也好，看看太陽下山罷。（轉身向幔後小門下，襲人扶着他）

（晴雯上，掀門簾）

晴 林姑娘，裏面坐罷。

（黛玉手裏拿着兩塊手帕，默默的走入）

黛 （一看不見寶玉）咦，你們二爺呢？

晴 （纔注意到寶玉不在房內）呀，剛才還在床上躺着呢。我去後院找去。

黛 不必了。（頓）這兩條手帕是他叫你送給我的？

晴 是的。

黛 是他親手交給你的？

晴 是的。我還說半新不舊的手帕送去幹什麼呢？他說不要緊，林姑娘知道的。

黛 （驚）他說我知道的？（醒悟過來）唔，好啦，你出去罷，讓我在這兒坐一會兒。

晴 是。（下）

（黛玉拿了手帕出了一會神，坐下來禁不住啜泣起來，寶玉由後上，她也沒聽見。寶玉走到她身後，黛玉嚇了一跳，站起來望他，淚痕滿面）

玉 妹妹，你怎麼又哭了？

黛 好好的，我何曾哭呢？（但聲音比哭還傷心）



（寶玉不禁拿出手帕擡起手來替她揩拭，黛玉退後一步）

黛（退後一步）你又要死了，做什麼這般動手動脚的。

玉（微笑）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就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

黛死了倒不值什麼，只是別丟了你的玉，也別丟了她的金就好了。

玉（急得紫漲了臉，趕上來指着她的臉）你還說這話，你還不明白我的心麼？

黛（知道說錯了話，忙陪笑）你別着急，我聽人家這麼說就脫口說了出來。這又什麼筋都疊暴起來，急得

一臉汗。（禁不住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

玉（直着眼瞅了半天，半晌）妹妹，你放心。

黛（怔了半天）什麼放心不放心。

玉（嘆了一口氣）唉，你果然不明白這話？

黛果然我不明白。

玉（點頭嘆息）好妹妹，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就因多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的病，只要寬慰些，這病也不會一天重一天的。

（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擊電，細細想來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吐不出來，卻怔怔的望着他。寶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詞，不知從那一句說起，卻也怔怔的望着黛玉。兩個人怔了半

天)

黛 (嘆了一聲) 唉! (兩眼滾下淚來, 回身要走)

玉 (忙上前拉住) 好妹妹, 再站一站, 我說一句話再走。

黛 (將他的手推開) 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話我都知道了。(頭也不回出右門去, 正在這時襲人由後門上, 看黛玉下, 便走到發默的寶玉身邊, 寶玉一把拉住)

玉 好妹妹, 我的這心事, 從來也不敢說, 今日我大膽說出來, 死也甘心。我爲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這裏, 又不敢告訴人, 只好捱着等, 你的病好了, 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我睡裏夢裏也忘不了你, 老爺太太替我定親。要是定了別人, 我……

襲 (嚇得驚疑不定) 神天菩薩, 坑死我了。(推他) 這是那裏的話, 敢是中了邪了, 快去睡罷。

玉 (醒過來, 看是襲人) 啊呀, 我還以爲你是……我頭暈得很, 讓我睡罷。

襲 你本來也該歇歇啦, 一會兒起來招呼這個, 一會兒起來招呼那個, 倒比往常要勞神得多呢。

(替他蓋好被, 由右下)

(寶玉豎起身來看襲人下去, 便偷偷起來拿了書桌上的兩塊手帕, 又睡下。晴雯引紫鵲上。紫鵲滿臉不高興, 站着不理他)

晴 二爺, 林姑娘叫紫鵲來拿手帕。

玉 (拉出剛藏起的兩塊手帕) 在這兒呢。(晴雯過來接) 慢着, 晴雯, 你怎麼啦?  
 晴 沒什麼, 只是馬上發燒頭發暈。

玉 (握她的手) 啊呀, 你燒得很厲害呀。你趕快到屋裏去睡罷,  
 晴 不, 不要緊的, 回頭人家又要說我裝腔作勢假充小姐啦。

玉 你去睡, 有我呢。(起來扶她至幔後小門) 乖乖兒去睡罷, 明天我叫茗煙偷偷的找個大夫替你瞧瞧。(晴雯下) 唉。(看見呆站着的紫鵲, 又想到手帕, 拿了手帕, 又呆看手帕上的淚痕。紫鵲過來, 一把搶了過去)

紫 快給了我, 也好讓我回去了。(向左門走)

玉 (追上攔住) 紫鵲姐姐, 你今天爲什麼對我生那麼大的氣。

紫 哼, 你還來問我。我們姑娘一回去直哭到現在, 還吐了滿地的東西。好二爺, 你也該可憐可憐她, 別再給她氣受, 再別折磨她了, 好不好?

玉 誰給她氣受? 誰又折磨她了?

紫 哼, 除了二爺還有誰給他氣受。

玉 奇怪啦, 剛才在這兒還是好好的。她跟你說了什麼沒有?

紫 沒有。她一到家就倒在床上直哭到現在。

玉 讓我瞧瞧她去。

紫 我看還是不去的好，並且……讓我去罷。（玉攔住不放走）你還有什麼話？

玉 （想不出話，急得滿頭是汗）老太太每天叫人送一兩燕窩來，送到了沒有？

紫 謝謝二爺，送來了。原來是二爺說了，這又多謝二爺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太怎麼忽然想起叫人送燕窩來呢。這就是了。

玉 這要天天吃慣了，吃上二三年就好了。

紫 哼，在這裏吃慣了，過幾時回家去，那裏有這閒錢吃這個。

玉 （吃了一驚）誰回家去？

紫 林姑娘要回蘇州去。

玉 （笑）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母，無人照看，才來了。林妹妹回去找誰？可見你扯謊！

紫 （冷笑）你太小看了人了。獨有你們賈家是大族，除了你家，別人房族中真連個叔伯都沒有麼？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太心疼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幾年。昨天太太還說蘇州林家有信來，要替姑娘定親，要林姑娘回去呢。

玉 要替林妹妹定親，要接林妹妹回去？

紫 （冷笑）終不成林家女兒，在你賈家住一輩子不成？林家雖然窮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香人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去與親戚奚落恥笑，所以早則下月，遲則秋天，這裏總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來接的。

（寶玉聽這些話如頭頂上響了一個焦雷，說不出話來，兩眼直視，一頭熱汗，滿臉紫脹，神情恍惚。襲人由右上）

襲 紫鵲妹妹，雪雁在外面找你回去呢。

紫 我本來要走了。（由右門下）

襲 （寶玉滿臉流汗，兩眼發直，口角流津也不知覺，襲人問他，他也不答）

二爺，二爺，你怎樣啦？（拉他的手）啊呀，你的手怎麼冰冷的？你說話呀？二爺，你不要嚇唬我呀。二爺，二爺，啊呀，你怎麼不開口呀！晴雯，晴雯，真要急死我了。晴雯，你來呀，二爺病了。

（晴雯撐着病出來）

晴 二爺怎麼啦？啊呀，又發厥病了！

襲 你趕快叫小丫頭去請太太來，再叫茗煙馬上去請大夫。（晴雯撐着病出去）二爺，二爺，你到底怎麼啦？

你坐下罷。（寶玉就坐下）你站起來？（他就站起來）你喝一口茶。（給他一杯茶，他也不接，拿起他的手來，他

就接了，但不喝）你喝一口茶呀。（他也不喝）啊呀，你要把我急死了。

晴 （又上）都派了小丫頭去請了。

襲 你來幫我扶他睡罷。（兩人扶了他，他就走到了牀，他就坐下）你睡罷。（他也不睡，揪他睡下，他就睡下）

晴 二爺，二爺，急死我了，我看他病得很厲害，倒底怎麼會這樣的？

襲 我也不知道呀！

晴 我看還是不要睡的好。二爺，你起來。（扶他起來他就起來）  
 襲 我來的時候，紫鵲在這兒，不知道跟他說了些什麼？  
 晴 那麼趕快派小丫頭去找紫鵲來問問。

（晴憂急下，外面是李紈的聲音）

紈聲 寶兄弟怎麼啦？（紈由右上）啊，襲人，寶二爺怎麼啦！

襲 （哭不成聲）他……他不說話了，他……

紈 你不要急，你掐掐他的人中看。（襲人依言，但毫無反應）啊呀，來勢好像很兇呀。一定是痰迷之症，找了大夫沒有？

襲 已經去找了。大奶奶，倒底要緊不要緊？

紈 怎麼不要緊去告訴老太太沒有？

襲 已經去告訴太太了，老太太一定也馬上會知道的。

（外面有許多人的腳步聲）

母聲 眞要把我老命都急掉了！好好兒的怎麼又忽然病了。

鳳聲 老太太，太太，慢慢的走，小心門檻兒。

（外面進來賈母王夫人鳳姐薛姨媽薛寶釵）

母 寶玉，寶玉，你連我都不認得了麼？

王 寶玉，寶玉，老太太叫你，你也不聽見麼？我的兒，你連娘都不認得了麼？（寶玉仍癡呆默笑）

母 啊呀，我的兒不中用了呀！我白操了半世的心了。寶玉，讓我閉了眼你再去罷。

王 襲人，怎麼會發病的？又是跟誰吵了架？

襲 紫鵲剛才來，不知道跟他說了些什麼話，他就發怒了。

王 又是他們，他們難道要了我寶玉的命才罷休麼？

母 把紫鵲這小蹄子快給我抓來打死，（紫鵲氣急地上。賈母要衝過去打他）你這小蹄子……

王 老太太，慢着。你到底和他說了些什麼？

紫 （慌了）我並不敢說什麼，不過說了幾句頑話。

母 人家急得要死，你倒跟他說玩話，總之他活不了，我也活不了我先宰了你這小蹄子。（衆人拉住，紫鵲後

退，寶玉看見呀的一聲哭了出來，衆人的注意力便集中在寶玉身上。只見寶玉慢慢站了起來，向紫鵲走過來，一把拉

住她死也不放）

玉 要去連我也帶了去！（淚中露笑）嘻嘻，嘻嘻！現在去不成了！嘻嘻，嘻嘻！

母 到底你跟他說了什麼頑話。

紫 我說我們姑娘要回蘇州去了。（衆人鬆了一口氣）

母 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原來是這一句玩話。（向紫鵲）你這孩子素日是個伶俐聰明的，你又知道他有個獸根子，平白的哄他做什麼？

薛 寶二爺本來心實，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的。他姊妹兩個一處長的這麼大，比別的姊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刺刺的說一個去，別說他是個實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是什麼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放心，吃一兩劑藥就好了。

（鴛鴦上）

鴛 老太太，林之孝家的單大家的知道了，二爺欠安，都來請安來了。

母 難為他們想着，叫他們進來瞧瞧罷。

玉 （這時寶玉已睡好在床上，但一手拉着紫鵲，聽得姓林的來看，便滿床鬧起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林妹妹來了，快打出去，快替我打出去！（他要爬起來，但給眾人按下去了）

母 把姓林的打出去！姓林的都打出去！

鳳 鴛鴦，你出去叫林之孝家的不用進來了。

玉 把姓林的都打出去！

母 （安慰他）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不會有人來接林妹妹的，你只管放心罷。

玉 （哭）憑他是誰，除了林妹妹都不許姓林的。



母 沒姓林的來，姓林的都打出去了。鴛鴦，你去關照看園門的，凡姓林的都不許進園裏來，並且，大家聽着，不准誰提起姓林的，你們都聽見了沒有？

衆 (暗笑) 老太太，聽見了。

(寶玉一眼看見十錦格子上一隻木船，又大鬧起來)

玉 了不得了，接林妹妹的船來了，快把那船打掉！打掉！

母 寶貝兒，船在那裏呀？

玉 (指着木船) 那不是接林妹妹的船來了麼？

母 噢，襲人把船拿下來。(襲人把船拿下)

玉 拿給我，拿給我！

母 襲人，你拿來給二爺。

玉 (接了船便掖在被中笑道) 這可去不成了。(紫鵲乘機想走開) 紫鵲，你不能走。(寶玉一把拉住不放)

(鴛鴦上)

鴛 老太太，大夫來了。

母 快請，快請。你們到後面迴避一下罷。(鳳姐，寶釵，李執退入後面，襲人，晴雯也隨入，只有紫鵲，給寶玉拖住，面朝裏

面。賈璉陪着王太醫上)

醫 (請安) 賈老太太, 您老人家好。

母 請坐, 請坐。

醫 (坐在床前, 看到被拉着的紫鵲有點驚奇) 請世兄把手伸過來, 讓小的先診一診脈。(寶玉伸出手來, 太醫擡頭沈思了一下, 又低頭默察了一會, 躬身起立) 回老太太, 世兄這證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 痰迷有別, 有血氣虧柔, 飲食不能融化痰迷者, 有怒惱中痰急而迷者, 有急痛壅塞。

母 你只說怕不怕, 誰同你背藥書呀。

醫 (躬身陪笑) 不妨, 不妨。

母 果真不妨?

醫 實在不妨, 都在晚生身上。

母 既如此, 璉兒你陪太醫到外面坐開藥方, 若吃好了, 我另外預備好謝禮, 叫他親自捧了送去磕頭。

醫 (躬身陪笑) 不敢, 不敢。

母 若耽誤了, 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的大堂。

醫 (躬身陪笑) 不敢, 不敢。(衆笑)

璉 王太醫, 請外面坐罷。

(正要走出, 雪雁急得滿頭大汗, 氣喘筋脹, 從右門上)

雪 老太太，太太不好了，不好了。（急得說不下去。）  
母 快說呀！

雪 林……林姑娘死過去了。

玉 啊呀！（仰面翻倒，王夫人太醫賈母都圍上去哭喊了一陣）

醫 不要緊了，醒過來了。

（薛姨媽走前來拉雪雁到臺前）

薛 你怎麼當着二爺好說這些話呢。

雪 姨太太，我快急瘋了，紫鵲姐姐又在這兒，那些小丫頭又不中用，叫我一個急得幾乎只好上吊了。

薛 你說倒底怎麼一會事？

雪 我們林姑娘聽說二爺不中用了，她就哇的一聲，把吃的藥喝的燕窩湯都嘔了出來，哇呀哇的，嘔個不停。等她嘔停了，又鬧着要來看二爺。我好不容易勸她上了床，把地下吐的東西仔細看了一看，真把我的魂靈兒都嚇掉了，原來她吐了滿地的血，

薛 血？

雪 全是鮮紅的血。她睡了一會，精神好一點，又吵着要過來看二爺，她說要死要跟二爺一塊兒死。攔也攔不住，她歪歪倒倒，我扶她走到門口，她實在撐不住，便倒了下來，接着又大吐大嘔，死了過去。

薛 唔，不要緊。你趕快回去。我請老太太太太馬上過來就是了。

雪 姨太太，你們一定得馬上就來。（向右門下）

紫 太太，讓我回去看看姑娘去。

玉 （大鬧大喊）你們讓我起來，我要去看看林妹妹！

母 你不要急，林妹妹已經好一點了。

王 你好好的睡一會，我們會替你看她的。

玉 你們爲什麼還不去？還是讓我自己去，我們要死一塊兒死。

母 好好，我們馬上就去。璉兒，你陪王太醫先過去罷。

（賈璉和太醫下，鳳姐李執寶釵由內門上）

玉 （痛哭）老祖宗，要是林妹妹活不成了，我也活不成了。

王 你好好躺着，我們去看了林妹妹再來看你。

紫 太太，讓我回去看看姑娘再來。

王 你不用去，我們自會另外派人服侍她的。

母 真不知道是那一世裏的孽障，偏生遇見這怎兩個不省事的小冤家，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一定要把

我這老冤家折磨死了才安靜。（向王夫人）你還是留在這裏看着寶玉要緊，我跟鳳丫頭大奶奶去

走一趟罷。

鳳 對了，寶玉要緊，姑媽，你還是照顧這兒罷。我陪老太太去走一趟。（賈母顧姐李紈下）

王 也好。（看看房內四週）襲人，屋子裏悶得很，你把窗子打開。（襲人開窗）

薛 姐姐，我聽老太太說起，寶二爺上次也發過一次獸病，後來有一個和尚說只要把二爺的一塊寶玉掛

在房裏鎮鎮邪就好了。現在——

王 呀，幸而你提醒我，我幾乎忘了，襲人，你把二爺的那塊寶玉拿下來，掛在床上。

襲 是。（他走至床前）二爺，二爺，讓我把你的寶玉解下來，（她俯身解玉）啊呀，你的寶玉呢？（轉身向衆）

寶玉不見了。

王 怎麼會丟的呢？讓我來瞧瞧。（王夫人至床前）

薛 會不會他擱在什麼地方忘帶上了？

王 （面色轉白，轉身向發抖的襲人）襲人，你今天早上替他帶上沒有？

襲 我親手替他帶上的。

王 你有沒有替他解下來？

襲 我無緣無故替他解下來幹什麼呢？

王 他有沒有換過衣服？

襲 換過的，林姑娘來看他，他一定要起來，才給他衣服穿了起來的。

王 誰服侍他換衣裳的？

襲 我跟晴雯兩個人。

王 唔，他有沒有出去過？

襲 沒有。不過有一次他嫌房裏悶，到後院門口去站了一會。

薛 我看，姐姐還是問問二爺自己。

王 寶玉，寶玉，你醒一醒，你醒一醒！（寶玉半擡起身，呆視）你的寶玉那兒去了，你知道麼？（不答）你的寶玉

丟了麼？

王 （慢慢坐起來，臉上露着笑）丟得好，丟得好。

襲 小祖宗，你救救我們的命罷，別再說傻話了。（寶玉癡笑了一二聲）小祖宗，我早上替你帶上以後，你有

沒有拿下來過？（寶玉癡笑）你擱在那兒了？（仍癡笑）啊呀，小祖宗，你開開口好不好？

薛 我看大家在這屋子裏分頭找一找。

衆 好，好。（於是大家在屋子四週亂找了一陣）

王 （哈哈笑）好，這玉丟得好！（衆呆住）

襲 小祖宗，你到底在那兒去的，（寶玉癡笑）在後院門口去的？（仍癡笑）

王 襲人，你到後院門口去找找看。（襲人下）

薛 我看有沒有人跟寶玉開頑笑，故意藏起來嚇唬人的。

王 不錯，這倒也說不定，馬上派人到各處去問問。

薛 派人不妥當。這件事還不能聲張出去，一聲張出去事情就鬧大了，要是什麼促狹鬼本來不過是開頑笑，事情一鬧出去，他知道關係重大，索性不拿出來，或者甚而至於把牠毀了。

王 妹妹，幸而你提醒我。那末只好派個守得住口耐得住性子的人去各處探聽探聽口氣再說。

釵 姨媽，我來去罷。

王 寶丫頭，你肯去再好沒有了。

釵 不過，我想，姊妹們中間十九是不會的，除了環三爺或者會使這種促狹。

王 對啦，對啦！一定是他！

釵 不過，我們先問問這屋子裏的人，環三爺今日這裏來過沒有？

襲 （垂頭喪氣上）太太，沒有，後院門口都找過了，沒有。

王 襲人，環三爺今天來過沒有？

襲 來是來過的，不過在外間屋子裏坐一坐沒進來。

薛 那末，我想倒是這屋子裏頭的人，襲人，你不要多心，會不會有跟二爺開頑笑慣的，藏起來了也說不定。

王 對，對。我真鬧糊塗了，怎麼近處不想倒往遠處找。襲人，你叫全屋子的老嫗嫗小丫頭都進來，我要一個一個問。

薛 我看一方面讓寶丫頭到姊妹各處去問問，叫他們也可以幫着找。一方面襲人你去叫老嫗丫頭到外間屋子等太太來問。

釵 那麼我就去。

薛 要是姊妹們檢着，嚇他們頑呢，你就說等寶兄弟好了，親自來道謝，要了回來。要是小丫頭偷了去，問出來也不回上頭，不論把什麼送他換了出來都使得。你告訴他們，真要丟了這個比丟了寶二爺還厲害呢？

釵 我知道。

薛 寶丫頭環三爺那邊你只能探探口氣，不好明說。

釵 媽，我知道了。（下）

薛 襲人，在這屋子裏服侍寶玉的除了你還有誰？

襲 就是晴雯麝月兩個人，麝月這兩天告了假，由她娘接出去了。

王 晴雯上那兒去了？

襲 （已走至後門口）她說她身上不舒服睡了。



王 好自在人家鬧得天翻地覆，她倒躺在床上養神，簡直是無法無天，沒有主子在眼裏了。

薛 可不就是那個水蛇腰的標緻丫頭？

王 這屋子裏的丫頭都很老實，就是她妖形怪狀，風騷刻毒，寶玉就是她勾引壞的，前天老爺也罵過她一頓，叫我早些攆她出去。

薛 妹妹，你當面責備過她沒有？

王 豈止責備，還痛痛快快罵過一頓，她還頂我的嘴呢。

薛 你看她會不會借此報你罵她的讎？

王 對對，我怎麼沒想到。襲人，你先把她叫出來，我來問問她。

襲 (走至後門口，向外) 晴雯妹妹，晴雯妹妹。

晴聲 什麼事？

襲 太太叫你來。

晴聲 你跟太太說我頭痛得厲害實在起不來。

王 哼，起得來也要來，起不來也要來。(坐下)

襲 太太說一定要你來一來。

晴聲 那末讓我起來。(扶着壁出來，衣服不整) 太太。

王 哼，現在真是個病西施了。你竟輕狂到這步田地，老太太太太全都不放在眼裏，人家鬧得天翻地覆，你倒安心睡覺去。

晴 我頭痛發燒，二爺就叫我睡去。

王 你們什麼事都推在二爺身上，哼，二爺的病就是你們害出來的。

晴 雖然太太是主子，我是個奴才，但也不能不講個理呀。

王 哼，你又要頂我的話了。別的不管，我問你，二爺的寶玉你藏到那兒去了？

晴 （氣急）太太，你罵你打，奴才只好忍受，可總不能冤枉我做賊呀！

薛 並不是冤枉你做賊，太太的意思是，你往常跟二爺開頑笑開慣了，說不定你藏起來開個頑笑。

晴 太太，你不疑襲人姊姊，也不疑別人，偏疑心我，難道我臉上掛着賊字麼？我不做賊已經活不了，疑我做

了賊，我還有日子過麼？好太太，你搜我身上（自解鈕扣）太太來搜。

王 我本來要搜你。襲人，把她的東西都拿出來，我要搜。（把晴雯身上略搜一下。襲人下）

晴 讓我自己去拿。（下。不一會襲人和晴雯拿出一箱一舖蓋，往地上一丟）太太來搜。（她把箱打開，一翻身把箱

裏的東西都倒了出來）

王 （瞪了晴雯一眼）你發瘋了，好放肆的丫頭，你眼裏還有太太麼？襲人，你替我搜一搜，搜完了連人帶東

西都給我攆出去！

襲 太太，不像有。

王 她的東西替我丟出去！

晴 太太搜到了沒有？我到底偷了沒有。我跟太太評……

王 (大怒) 滾出去！你造反了麼？叫你哥嫂子馬上來帶你出去！

(晴雯知道弄僵，便軟下來)

晴 (跪下) 太太，看在二爺的面上……

王 襲人，替我拖出去！

(襲人上前拖她，她啐道)

晴 不用你來拖，我自己會出去。(她眼睛看着薛姨媽，想請薛姨媽求情，薛姨媽轉開頭去不理，她再轉身向寶玉，寶

玉昏昏入睡，她嘆一口氣，只好緩步出去，走到門口，她撐不住痛哭起來，襲人隨下)

(賈母帶着鳳姐李紈上)

母 林丫頭這孩子太心細，身子就不會結實了，三天兩天病，又經不起半點風浪，叫我怎麼好？寶玉怎麼樣了？

王 倒還安靜，只是仍舊癡癡癩癩，不聲不響的發默。

母 那也罷了，讓我坐下來歇一會兒罷。(襲人捧茶遞給賈母，賈母喝茶。王夫人拉着鳳姐竊竊私語) 你們慌慌

張張的說些什麼？

王（吞吞吐吐）老太太，這件事本來想瞞過您老人家，但是……想想又不大好事情也太大……

母 倒底什麼事呀？

王 寶玉的寶玉不見了。

母（驚立）你們說什麼？

鳳 老太太，寶兄弟那塊玉丟了。

母（驚呆，茶杯落地粉碎）這東西怎麼可以丟的呢？這是他的命根子啊呀，一件事情沒完，又出了一樁大

事，真要了我的老命了。你們搜過了沒有？

王 都搜過了，連後院門口都叫襲人去搜過了。

（襲人上）

襲 璉二爺剛送了王大醫出去，問還有什麼事麼？

母 你趕快叫他進來！

（賈璉上）

母 寶玉的那塊玉丟了。

璉 什麼？

母 你立刻叫賴大焦二進來，把前後園門都上了鎖，不許一個人出去，也不許一個人進來。把全園子的老  
婆丫頭都叫到大觀樓去聚集，我們要一個一個細細的搜。然後再到各處屋裏上上下下箱籠櫃子都  
打開來搜一搜。就是搜他三天三夜，也要把寶玉的命根子搜回來。你趕快去辦，辦好了來回我，讓我自  
己動手。

璉 是。(下)

襲 (哭着跪在賈母王夫人面前) 老太太太太。

母 襲人，你有什麼事，你起來說。

襲 老太太，太太，承兩位老人家看得起我，叫我服侍二爺。想不到連接出了好幾樁事，老太太不但  
攆我出去，並且連一句責怪的話也沒有。

母 你沒有錯，叫我怪你什麼？

襲 我現在趁這個時機，想說一句斗膽的話，不曉得老太太肯聽不肯聽？

母 什麼話，你儘管說。

襲 我說等寶二爺的病好一點就搬出園子去住。

母 爲什麼？

王 老太太，我也老早有這個意思，沒有機會說。我看院子裏姊妹們年紀也大了，寶玉獸頭獸腦，不避嫌疑，

還是搬出去的好。

母 這我想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你還有什麼說？

襲 我既然跟老太太開了口，索性說個痛快罷。我看寶二爺也大了，早點給他定了親，也可以叫他專心用在書上去。

王 襲人這個丫頭很有見地，老爺跟我也早有這個意思，只是還沒有功夫跟老太太商量。

母 你還有什麼話麼？

襲 沒有了。

母 好好，我們再商量；你想得着提醒我，真是個好孩子，你起來，起來。

襲 謝謝老太太。

母 我早有這個心，只是匆匆忙忙怎麼能辦這樣大事呢？寶玉化了我十幾年的心血，好容易看他長大了，總得要對一個才貌雙全門當戶對的小姐，我才放得下這個心。但是一時之間又往那兒去找呢？

（王夫人扯扯鳳姐的袖子）

鳳 不是我當着老祖宗太太跟前說句大膽的話，現放着天配的姻緣，何用別處去找呢？

母 在那裏？

鳳 你問太太罷。

母 你們說的是誰？

王 (眼看着薛姨媽) 那當然要老太太作主，不過做媳婦的總應當是個穩重賢慧，身體結實的才好。

母 你的話我懂，不過孩子們自己心裏眼裏倒底是不是中意也該過慮到。這到底是寶玉的終身大事，不可以隨隨便便的。

王 老太太的意思我也懂，不過我們應當爲寶玉下半世的好處着想，不能顧到他們小孩子一時的傻想頭。

母 人說知子莫若母，不過寶玉從小跟我在一起，只怕他的脾氣，你知道得沒有我清楚。他這股傻勁兒是固執到底的。

(鳳拉拉王夫人的衣服，又向薛姨媽嚦嚦嘴)

薛 我去看看寶丫頭回來了沒有(下)

母 寶丫頭上那兒去了？

王 她到各處姑娘那裏去查問去了。

母 寶丫頭真是個熱心腸的孩子，辦事又能幹。

鳳 紫鵲，寶二爺睡了麼？

紫 睡熟了。

鳳 你到外頭去歇一歇，回頭再叫你進來。

（紫鵲下）

鳳 老祖宗，論理我們做小輩的不應該插嘴，不過既承老祖宗疼我，我又心直口快，耐不住不說話了。

母 你說你說。

鳳 老祖宗疼寶兄弟愛寶兄弟，就該替他娶一個十全十美的姑娘才好。我並不是偏心幫自己人，我說句公平話：論才學林丫頭比寶丫頭強，論能幹論賢慧，寶丫頭比林丫頭強，老祖宗替寶兄弟娶媳婦，才學要緊呢，還是能幹賢慧要緊呢？

母 林丫頭性情是乖僻一點，但這也是她的好處。況且她父母早死，孤苦伶仃一個人在這兒。

王 我不懂老太太這是什麼意思？

母 照寶玉的意思只怕也願意娶林丫頭。

（以下的對話要一句緊接一句，使賈母無插嘴餘地）

王 這是寶玉的終身大事，難道可以由孩子們自己作主麼？

鳳 還有，老祖宗。我不是說句不吉利的話，照林丫頭這種虛弱身體，三天兩天病，只怕不是有壽的！

王 我沒有了珠兒，後半世恐怕只靠寶玉了，要是娶個媳婦不能孝順我，我這後半世還有什麼指望呢？

鳳 像我們這樣人家上上下下三四百來個人，每天大大小小一二百樁事，上一輩要沒有老太太這樣能



幹人支撐着，中一輩要沒有太太坐鎮在裏頭，不曉得要出多少大亂子；況且寶兄弟將來出去做事，皇帝就是他的姐夫，做個把宰相也不算希奇，到那時候要沒有一個擔得起挑得動的賢內助替他張羅照料，你想這份家要糟到什麼地步？

王 老太太，我冷眼旁觀了好久了，不是我偏護我自己的姨甥女兒，論身體論性情論能幹論賢慧寶丫頭比林丫頭強多了。

鳳 老祖宗……

母 好啦好啦，本來寶玉的事，應該由你們做父母的做主，況且我也老了，心計眼光也大不如從前了。回頭叫你老爺進來，看他的意思再作決定罷。不過……要是寶玉死心眼的一定要娶林丫頭那怎麼辦呢？

王 這個……

鳳 老祖宗，你交給我罷，這點點花樣我還要得過來，我有一條偷樑換柱之計，包你弄得玲瓏剔透四面靈光。

（寶玉從夢中驚醒來大鬧，衆人圍上去）

玉 救命呀！有人要害我林妹妹呀！

母 誰呀？誰呀？寶玉，你說是誰呀？

玉 （用手指着門口，寶釵恰巧跑了進來）是她！

釵

老太太！（見寶玉直着眼指着她，驚愕）啊！

（衆人看着寶釵）

幕

## 第五幕 第一場

## 佈景

與第五六場同，惟室內床桌椅幔搬移一空，空洞一無所有，只剩幾張破椅子橫七豎八的放着。室內光線幽暗。

幕啓時：寂寞無聲，半響，黛玉扶着紫鵲由右上看到這情形，大吃一驚。

黛 啊！（咳嗽虛弱）我一個多月沒來，怎麼寶二爺……（可怕的眼光注視着紫鵲。）

紫 姑娘，你剛好一點，還是回家躺去罷，你看你自己又咳成這個樣子。

黛 紫鵲，你爲什麼瞞我？寶二爺到底怎麼啦？你怎麼不讓我知道。

紫 寶二爺？噢，姑娘，你不要胡思亂想，我聽說寶二爺也病了一個多月，現在搬出園去住，到老太太那裏養病去了。姑娘回去罷。

黛 （放下心）不，讓我坐一坐再走。（紫鵲端一張椅子來，扶黛玉坐下，咳嗽了一陣，掏手絹，但手絹沒有了）紫鵲，我的手絹呢！

紫 在姑娘身上呀。

黛 大概是在路上丟了，紫鵲，你替我去拿一塊來，讓我在這兒靜靜的坐一坐。

紫 姑娘，還是一塊兒回去吧。

黛 我病了一個多月，關在屋子裏關膩了，讓我在外面散散都不許麼？

紫 好好，那末你坐着不要走，我馬上就來。

黛 你去罷，你放心，難道我死了你也這樣死盯着我麼？（苦笑）

紫 姑娘！

黛 紫鵲，你回來，要是寶玉剛巧上我那兒來看我，你說我在這兒等他。我有一個多月沒有見他了，不知道他怎麼樣了？別人不來看我倒也罷了，怎麼他也絕跡不來呢？

紫 你不要胡思亂想了，我馬上就來。（下）

（黛玉向屋子四週看着，吃力的站起來，蹣跚的走到書桌邊，忽然聽見右首窗前的笑聲，她大吃一驚，回過頭來一看，是一隻鸚鵡，依舊掛着）

黛 （手放在心口下）你這促狹的鸚鵡，把我嚇了一大跳，不過你也够可憐的了，人搬走了，就把你孤零零的丟在後面。（想到自己便滾下淚來，正要轉身，忽聽見左幔門下有嗚咽哭聲，她這一嚇，嚇得她踉蹌向右退步，幾

乎嚇倒，幸而那張椅子背剛好給她扶住了。）

黛 誰？誰在那兒哭？

（傻大姐在左幔後站起來）

傻 是我。

黛 (放心一點) 你是誰?

傻 我是傻大姐。

黛 你爲什麼一個人在這兒哭?

傻 我心裏難過。(又放聲哭)

黛 你有什麼傷心的事?

傻 (略走前幾步) 林姑娘, 你評評這個理, 她們說話我又不知道, 我就說錯了一句話, 我姐姐也不該打我呀!

黛 你姐姐是那一個?

傻 就是珍珠姐姐。

黛 你是老太太屋裏的是不是?

傻 是的, 我是老太太屋裏做粗活的。

黛 你姐姐爲什麼打你, 你說錯了什麼話了?

傻 爲什麼呢, 就是爲我們寶二爺娶寶姑娘的事 (黛玉聽了, 如同一個疾雷, 心頭亂跳幾乎昏倒, 立脚不穩, 傻大姐趕忙過來扶住) 林姑娘, 你怎麼啦?

黛（咳了一陣，強自鎮定，坐下）沒什麼，你說寶二爺娶寶姑娘，她爲什麼打你呢？

僂 我們老太太和太太二奶奶商量了，因爲我們老爺要起身，說就趕着跟姨太太商量，把寶姑娘娶過來，頭一宗給寶二爺冲冲什麼喜，第二宗……（抿着嘴笑）

黛 說……說下去。

僂 趕着辦了還要給林姑娘說婆婆家呢。

黛（呆住了）……

僂 我又不知道他們怎麼商量的，不叫人吵鬧，怕寶姑娘聽見害臊。我只和寶二爺屋裏的襲人姐姐說了一句，咱們明兒更熱鬧了，又是寶姑娘，又是寶二奶奶，這又怎麼叫呢。林姑娘，你說我這話害着珍珠姊姊什麼了呢？她走過來就打了我一個嘴巴，說我混說，不遵上頭的話，要攆我出去，我知道上頭爲什麼不許我們說呢，你們又沒告訴我，就打我，還罰我到這兒來看屋子。（說着又哭起來）

黛（此時心裏竟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倒在一處時竟說不上什麼味兒來了，停了一會）你別混說了，再混說叫人家聽見又要打你了，你去罷。

（僂大姐嗚嗚咽咽哭着由右下）

黛 我要問問寶玉去！（她站起來要走，但身子竟有千百觔重似的，兩隻腳卻像踏着棉花一般，慢慢的向門移，但越移越慢，終於踏倒在地，咳嗽一陣，吐了一口血，勉強又爬起來）我要問問寶玉去！（又倒在地上）

(半響，紫鵲拿着手帕上)

紫 啊呀！姑娘，姑娘！你怎麼啦？(扶她起來) 啊呀，血！血！姑娘，姑娘！

(哭泣)

黛 (笑) 我那裏就能夠死呢。(紫鵲扶住她坐下。咳嗽一陣又站起來) 我要問問寶玉去！(正要向門走去，只見

寶玉已由襲人扶着進來，兩人相對呆住。)

襲 咳。寶二爺，回去吧。

(寶玉一伸手把襲人推開，搖搖擺擺向黛玉走過去。黛玉也把紫鵲推開，也搖搖擺擺走過去，兩人相對坐下，黛玉向

寶玉傻笑，寶玉亦向之傻笑，襲人拉紫鵲至旁邊問道)

襲 你姑娘病了，怎麼你把她帶到這兒來？

紫 她一定要來，叫我怎麼阻擋？你怎麼把二爺也帶到這兒來？

襲 他鬧着要到園子裏來，怎麼騙也不成，老太太才叫我扶着他來的。

玉 林妹妹。

黛 寶哥哥。(兩人相對又傻笑了一陣，黛玉迷惑程度不下於寶玉) 寶哥哥，你爲什麼病了？

玉 我爲妹妹病了。

黛 (傻笑點頭)

玉（優笑點頭，半響）林妹妹，你爲什麼病了。

黛寶哥哥，我爲你病了。

（兩人相對優笑。）

襲（走前來）紫鵲妹妹，你們姑娘才好了，我同你攙回姑娘歇歇去吧。（襲人過去攙，黛玉轉身恨恨的看了她

一眼，撇開襲人的手，慢慢站起來，向四圍看了看，熱淚滾滾流下。）

紫姑娘，回家去歇歇吧。

黛可不是，這就是我回去的時候了。（兩眼轉移到寶玉，寶玉也站起來優笑。黛玉由紫鵲扶着一步步向後退，退到

門口，恨恨的咬着牙，撇掉紫鵲的扶持，急速的轉身向門衝去，但沒走幾步就倒了下來）

紫啊呀，姑娘昏倒了！

（襲人衝過去。寶玉仍向前呆視，哈哈優笑。）

玉哈哈，哈哈！

——幕——



## 第五幕 第二場

佈景

寶玉新房的外間，右首掛着大紅繡幔通內房，左首後面有着地雕花長窗，窗外是寬闊的長廊，掛着軟簾，室內正中一張方桌，右後有一大坑榻，右前有一梳妝臺，左首一隻紅木几椅和古董書架。正中後面掛着和合畫，畫前長几一，香案全副。室內全是簇新大紅鋪設。禮堂就在走廊左端，所以行禮時的音樂和贊禮聲都可以聽見。

幕啓時：襲人和鴛鴦正在佈置着，把大紅繡被和枕頭捧到內間去，鴛鴦在整理梳妝臺。

襲（興高高的）鴛鴦姐姐，你把梳妝臺收拾好了，就把老太太房裏拿來的幾件古董，勞你駕給擺一擺好，我實在忙不過來。

鴛知道了。（襲人下，啐道）瞧你今天這股高興的勁兒！我看你有幾天稱心日子過。（走至左首，將茶几上的幾件古董拿來放在坑榻上和長几上。平兒由左後門上。）

平 老太太，太太，來了沒有。

襲（由右上）我道是誰？原來是平姊姊請坐，請坐。老太太，太太還沒來呢。

平 我們奶奶問佈置得怎麼樣了？今兒奶奶身上還是不大好，叫我來跟老太太，太太說新房裏缺什麼東西，只管往我們屋子裏去拿，將就過了今天，以後再慢慢添辦好了。

襲 這太費你奶奶的心了。其實也差不多了。老太太那兒也拿了許多東西來，你瞧我佈置得怎麼樣？

平 襲人姊姊真能幹，怪不得老太太，太太疼你呢。兩天不到的功夫，佈置得這樣整整齊齊，真是虧你的。

襲 我沒事了，我服侍老太太去了。

平 真對不起你，把你也忙壞了。你有事去罷。（鴛鴦下）那尤家的二奶奶怎麼樣了？

（走至門口張看了一下，回來）我們奶奶就會這事氣病了，日裏硬撐着管事，再加上寶二爺的喜事，直忙得喝茶的空兒也沒有。晚上就爲了我們連二爺娶了尤二奶奶，大老爺又送了秋湘給我們二爺，我們奶奶氣得死去活來，因此得了一種毛病，是我們女人最討厭的病。

襲 啊呀，這個病可以耽誤的麼？找大夫看了沒有？

平 大夫是天天看，大夫說吃藥沒有用，這個病要躺着靜養幾個月才會好，但是我們奶奶怎麼能躺得下來呢。

襲 啊呀，這不是磨命麼？

平 唉，我們奶奶又好強，什麼事情往自己身上拉，不管辦得好辦不好，你好心好意叫她歇歇睡睡，她就說她本來沒病，倒是我們呪她病。

襲 怎麼你們奶奶這樣糊塗呢。

平 唉，聰明過了頭也會糊塗的，並且比真正糊塗的人，還要死心眼兒不承認。我告訴你。（又走至門口張望）

你千萬別告訴人，我們奶奶化了成千銀子把尤二奶奶的前夫，叫什麼張華的，叫旺兒去找了去來，硬塞銀子給他叫他去告狀……

襲 叫他告誰呀？

平 你千萬別說呀，告的就是我們璉二爺。

襲 啊呀！怎麼可以告起自己人來了呢？

（鴛鴦扶着賈母與王夫人同上。）

母 你們在說些什麼？

襲 老太太來了，請坐，請坐。

平 我們沒說什麼，奶奶說今兒寶二爺大喜了，奶奶身上也好點了，只怕老太太，太太心裏着急，特意叫我來關照老太太，太太，她起了床，吃過藥就來。

母 唉，這一個月來出了多少大事，元春貴妃娘娘死了，大老爺也死了，接連兩件喪事，真把我磨折死了，偏偏鳳丫頭又病了，真叫我像沒頭的蒼蠅一樣，弄得六神無主，不知道怎麼樣才好。眼睛一霎，寶玉成親的日子又到了，真把我急死了，平兒，你叫奶奶馬上就過來吧，還有許多事要商量呢。

平 是啦。（預備下。）

母 你回來。寶玉成親的事，你們要瞞得緊呀！元春貴妃娘娘和你們大老爺的喪事到現在還沒滿百日，要

是給外頭人知道了。說我們瞞着皇上在國喪，家喪裏做喜事，這個罪是不輕呀！

王 老太太請放心，除了我，鳳丫頭和這幾個貼心的丫頭之外，連園子院裏的姊妹們都還是今天早上才派人去通知的呢。

母 姨媽那邊，你也去說過了？

王 姨媽是自己人，什麼話都說得通，我昨天晚上偷偷的過去，把迎娶的事都已經說好了，一概鼓樂不用，按宮裏的樣子，用十二對提燈，一乘八人轎子，擡了來，照南邊規矩，拜了堂一樣坐床撕帳，可不是算娶了親了麼？

母 可別太委曲了寶丫頭了？

王 寶丫頭好在心裏明白，是不要慮的。

母 寶玉好一點了麼？

王 昨日襲人偷偷告訴他，說要娶林丫頭了，他好像明白得多。昨日硬要起來說要到園子裏去告訴林妹妹叫她放心。

母 唉，他能不糊塗就好了。我們冒着國喪家喪，替他娶寶丫頭，就指望沖了喜，他的病好了，我心上的一塊石頭也就可以放下了。

王 寶丫頭，心地忠厚，嘴上又來得，內中又有個襲人，也是個妥妥當當的孩子，再有個寶丫頭，常常在旁邊

勸勸寶玉，他的病是就可以好的。

母 但願能如我們的願就好了。內間收拾好了沒有。讓我們進去瞧瞧。

襲 老太太裏面全佈置好了，請老太太進去看看，不妥當的地方，請老太太說說。

（賈母，王夫人，鴛鴦，襲人由右首下，鳳姐扶着平兒上。）

鳳 老太太不在這兒？

平 大概裏頭吧，奶奶你坐下來歇歇讓我進去瞧瞧。

鳳 也好，（坐下）

平 奶奶，我看奶奶今兒身體還是虛幌幌的，坐一會兒就去睡吧！

鳳 我好好兒的，你又要呪我病了。

平 我看奶奶還是看破些，保養身子要緊，要不然……

鳳 平丫頭，你要呪我死麼？（平兒向右門走）平兒，旺兒來過麼？

平 旺兒早上來過。

鳳 他說什麼沒有？

平 他說那張華這小子非常可惡，拿了我們兩百兩銀子去還嫌少。

鳳 旺兒一共拿了多少銀子去了？

平 兩千多兩了。他說都察院的老爺，一人一千就化了兩千。

鳳 回頭旺兒來，你問問都察院的老爺拿了銀子爲什麼還不斷下來？你跟他說，只要他們把尤家的婊子貨斷還給張華，我願意再送五百兩銀子。

平 奶奶，何必爭這一點子氣呢。雪白的銀子也該化得值得一點。

鳳 （拍桌生氣）住嘴！你倒願意把那婊子貨留在家裏麼？說不定連二爺買通了你來算計我。

平 天老爺在上頭，我要是……

鳳 （嗤的一笑）我跟你開頑笑，看你急得這個樣兒。你去罷。

（平正要下，賈母與王夫人上。）

母 鳳丫頭，你來了很好很好。我們坐下來談。你身上好一點麼？

鳳 我本來沒有什麼病，都是他們大驚小怪，說得我好像快要辦後事似的。

母 那也罷了，寶玉這件婚事我老是心神不安，日夜操心。

鳳 大喜的日子都到了，還操什麼心呢？

母 寶玉雖然我頂疼他，到底是隔代的孫子，婚姻大事論理由你們父母作主。既然你們都看中了寶丫頭，並且薛姨媽也非常肯體諒我們，一切將就辦事，寶丫頭也肯委曲，不計較這些，不過我還有兩件事放不下心。第一件，今日已是大喜的日子了，上上下下瞞到今天再不能瞞下去了，不過要叫大家不講到

外頭去，別讓人家知道我們在辦喜事，還有，千萬不能讓林丫頭知道。

鳳 這還不容易麼，平兒，你去叫賴大進來。

平 是。（由左後門下。又上）賴大在外頭。

賴 老太太，太太，二奶奶好。

鳳 賴大，你聽我說。

賴 是，二奶奶。

鳳 你去告訴今天辦喜事的人，往薛府來去的人都打園裏的小門走，不必經大門。還有辦事的人不許亂說話，要是誰走漏了風聲，我就找誰算賬。

賴 是，奶奶。

鳳 還有，打園裏走的時候，別在瀟湘館門口過，你知道麼？

賴 是。

鳳 你下去。（賴大在簾外退）

母 好，這件事算辦妥了。還有一件更擔心的事。我們大家再商量商量。

王 老太太，什麼事這樣慌張？

母 別的事都好說，林丫頭倒也沒有什麼死活到這個地步也只好由她去。若是寶玉不答應娶寶丫頭，當

場發傻勁鬧起來，不肯拜堂，那時候叫寶丫頭怎麼受得了？薛姨媽的面子怎麼下得去？可不叫人作難了？（王夫人與鳳姐面面相覷。）

王 老太太慮得極是，不過我想寶玉不至於吧，況且他跌頭跌腦什麼事好像都不曉得似的。

母 昨天襲人跟他提起林丫頭，他還好像頂清醒似的。

鳳 這件事難倒不難，我想了一個主意，不知姑媽肯不肯。

王 你有主意只管說給老太太聽，大家娘兒們商量着辦吧了。

鳳 依我想這件事只有一個掉包的法兒。

母 怎麼掉包兒？

鳳 如今不管寶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吵鬧起來，說是老爺做主將林妹妹配了他了，瞧他的神情兒怎麼樣？要是他全不管，這個包兒就不用掉了。要是他有些喜歡的意思，這件事就要大費週折了。

王 就算他喜歡，你怎麼樣辦法呢？（鳳姐走到王夫人耳邊，如此這般說了一遍。王夫人點了點頭，笑了一笑）好，也罷了。（向賈母）鳳丫頭真聰明，計策也真好。

母 你娘兒倆搗鬼，到底告訴我是怎麼樣呢？（鳳姐恐洩露機關也向賈母耳邊告訴了一遍）我不懂，你再說得清楚一點。（鳳姐又說了幾句，賈母臉上起先不悅，但後來只好勉強陪笑着說）到這地步也只好這麼着。可是太對不起林丫頭，又忒苦了寶丫頭了。偶或吵鬧出來，林丫頭又怎麼樣呢？



鳳 這個話原只說給寶玉聽，外頭人一概不許提起，有誰知道呢！

母 也罷，眼前也只有這個辦法了。不過，誰去試探，試探寶玉呢？

鳳 老太太，太太都不成，這個差使也只好由我來承當了。

母 好好。現在也只好全盤交給鳳丫頭了。

（平兒由左後門上。）

平 奶奶，璉二爺在外面有要緊事要見奶奶。

鳳 你說我沒空，回頭晚上來跟我說話。

母 咱們不管他們小夫妻的閒賬，我跟你看看寶玉去。（走，回身）不錯，我想起來了，林丫頭病得怎麼樣了？

王 我這兩天也為寶玉的事忙，沒派人去看視她，不過紫鵲好幾天沒來找我，大概好了一點吧。

平 不，太太，林姑娘不大好，今天早上紫鵲還到我那兒哭了說只怕難好呢。

母 唉，是我弄壞了她了。（坐倒流淚。）

王 老太太，你也不用難過。老實說，孩子們從小兒在一處兒玩，好些是有的。如今大了懂得人事，就該要分別些，才是做女孩兒的本分，老太太才值得真心疼她。若是她心裏有別的想法，成了什麼人呢。老太太可是真的白疼了她了。

母 唉，你們那兒懂得這兩個傻孩子的心呢。不過現在我的心實在也分不開來。回頭你派個人瞧瞧去再告訴我。（說着與王夫人同下。）

（賈璉掀簾進來，面有怒色。）

璉 熙鳳，你這鬧得太不像樣了！你也總得顧顧我的面子呀！（鳳姐轉身不理。）你化銀子錢去買通張華來告我，這是從那兒說起呢？

鳳 （拍桌大怒）誰造的混賬謠言，含血噴人，虧你這個糊塗蟲會相信。

璉 外面的人都這麼說，叫我怎麼不相信呢。況且張華這小子，我老早就給過他二十兩銀子，叫他退了親。我還看見過他，是一個怕見官的混蟲，那兒有膽子去告狀。這一定是什麼人指使他的。

鳳 你就斷定是我？（直追至他面前，用指戳他的臉）是我使了銀子叫他來告你？是我在背後攛掇他來跟你打官司？好，你就一口咬定我，你到老太太面前去告我，休我攏我，怎麼樣？

平 二奶奶，你平平氣好好兒說。

鳳 你跟他串通了來，逼死我，我這種日子本來難過得很，我就讓你們去稱心如意罷，我是你的眼中釘。

（哭着鬧着）

璉 鬧有什麼用呢？我昨天還走都察院的門，拿了五百兩銀子去，那知道他的門子說，有人來託過了，還送了一千兩呢。你想張華這小子那末有這許多打點。這明明是有人跟我為難？

鳳 好好，就算我拿了成萬兩銀子來買通了張華，來跟你打官司又怎麼樣？我就算指使他，你又怎麼樣？你在外面偷人買小房子倒有理！你停妻再娶倒有理！你在國喪家喪時候討小老婆倒有理！

璉 你這種自己人……

平 （向璉拉住）你少說幾句好不好？奶奶在氣頭上，你就——（暗底下做手勢叫他跪下來求，璉起先不肯，但看情勢的確非軟求不可，他就老了面皮跪了下來。）

璉 那麼我跪下來求求你怎麼樣，求你看在我們幾年的夫妻份上。（平兒一連做手勢指點他）求你看在

我這可憐的丈夫面上，求你……

鳳 哼，我看你這饞貓，只要看見齊整一點的女人就要，不管她有沒有男人，也不管她清白不清白。我看你一定癡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喪家喪兩重在身，就把個婊子東西娶進來了。這會子給人家告了我們，倒反咬一口，說我串通了人家來算計你，連外頭人都知道我厲害吃醋好，我就同你見官去，分證明白，回來我們請了合族中人，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扭住他。）走走！

璉 好啦，好啦，你罵也罵過了，氣也總算出够了，你還要怎麼樣呢？

鳳 我呀？我恨不得痛痛快快地打你一頓！（平兒做手勢叫他自已打。）

璉 假使你氣還是不平，何用勞你貴手，讓我自己打。（左右開弓自己打了四五下，又自問自答起來，引得平兒笑得彎腰曲背。）以後可還瞞了老婆討小老婆麼？不敢了。以後還聽老婆的話麼？聽聽，聽聽，賈璉，你要知道你

老婆待你多好，你要是再三心兩意是沒有天良的了？是，是。

鳳（嗤的笑了出來）虧你有臉做得出來？

璉那末你答應我了？

鳳什麼？

璉（起立）打官司第一先要錢呀，你把一千兩銀子給我去打點，不然事情愈弄愈糟了。

鳳我沒有錢。

璉好奶奶，好奶奶！就算賞給我罷。

鳳（頓了半響，丟了個鑰匙給他）你自己開櫃子拿去。

璉（接了鑰匙）好，好，我馬上去。

（賈璉正要下場，襲人和王夫人挾着寶玉上，寶玉面容消瘦，灰白如紙，兩眼直視，歎病依舊。他們挾他坐在椅上，他就呆呆的坐着不動）

母寶玉，你今天覺得好一點麼？（寶玉不答）你心裏明白點兒麼？（寶玉不答）

襲老太太跟你說話呀。（寶玉癡笑不答）

王寶玉，你覺得身上那一個地方不舒服？（寶玉不答）你藥吃過了沒有？（寶玉仍不答）

母啊呀，今天更糊塗了。

襲 二爺，太太老太太跟你說話，你聽見麼？（寶玉不答）啊呀，比昨天更不成了。

鳳 讓我來試試看。（走近寶玉）寶兄弟，老太太來看你了。（寶玉不答）你母親來看你了。（寶玉不答）你鳳姊姊來看你了。（仍如前鳳姐心急）寶姊姊來看你了。（仍不答）林妹妹來看你了。

玉 （呆呆的站起，傻笑）在那兒？

鳳 寶兄弟，給你娶林妹妹過來，好不好？

玉 （興奮起來）好，好，好。（哈哈大笑）

鳳 這就是你的新房。

玉 （左右顧盼）我的新房？哈哈，哈哈。

鳳 不過，你不傻才給你娶林妹妹呢，若是這麼傻，便不給你娶了。

玉 （正道）我不傻，你才傻呢。（搖搖擺擺站起來）我瞧瞧林妹妹去，叫她放心。

鳳 你不用去了，她已經知道了。

玉 好，好。怎麼她老不來看我？

鳳 她如今要做新媳婦了，自然害羞，不肯見你了。

玉 娶過來她到底是見我不見？

鳳 你若是瘋瘋癲癲的她就不見你了。

玉 我不瘋，我很好。

鳳 你現在身體好了？（向賈母王夫人做得意手勢。）

玉 好了，完全好了。

鳳 你心裏也不糊塗了？（又向賈母王夫人做手勢。）

玉 心裏也不糊塗了，很清楚了。

鳳 那麼你到裏面去換了衣服，就出來做新郎罷。

玉 好好，我馬上去換。襲人姊姊，你陪我去換。

襲 阿彌陀佛，二爺今天才真的好了。老太太太太，你瞧他不是跟好人一樣了麼？

玉 老太太太太，你替我娶林妹妹，真是從古至今天上人間第一件稱心滿意的事，我跟老太太太太磕頭。

（他跪下來磕頭。）

母 不用了，你去換衣服罷。（心裏難過之至。）

（襲人攙寶玉下。）

鳳 老祖宗，你看我只用幾句話就把寶玉的病說好了。

王 鳳丫頭的油嘴可以把死人說成一個活人。

（但賈母已不能再領會鳳姐的笑話了。）

母 我看這件事完全弄糟了。

鳳 一點也不糟，我自有偷梁換柱的妙計，包老太太辦得稱心如意。

母 事情已到這步田地，我也只好由你去鬧了，我累得很，讓我去歇一會再來。

鳳 老祖宗你把這兒的事交給我們娘兒倆就成了。回來我叫孫子媳婦雙雙的來跟老太太磕頭罷。

（平兒上）

平 老太太太，姨太太的過禮已經送來了，要不要端進來？

鳳 金銀珠寶，小的東西都拿裏頭來，綾羅綢緞大的東西都擱在外面廳上。

母 鴛鴦，你幫他們搬東西，我先回去了。

鳳 老祖宗，要不要我來攙你？（賈母擺擺手下）平兒，鴛鴦，你們站在門口，一件件遞進來。（鴛鴦站在門外，平

兒站在門內，鳳姐站在中間，王夫人站在長几旁，一件件由鴛鴦遞給平兒，由平兒遞給鳳姐，由鳳姐遞給王夫人，王夫人放在長几上）

鳳 （遞一樣說一聲好口彩）年年如意。早生貴子。兩榜及第，五子登科……

（寶玉由襲人攙着上，看他們遞東西哈哈大笑。）

玉 這裏送到園裏，回頭園裏又送到這裏，我們自己的人送，我們自己的人收，倒是很好玩的呢！哈哈！

（暗場）

燈再亮時已是夜晚，長几上紅燭高繞，左後門音樂悠揚。寶玉穿着結婚禮服，在屋內走來走去，宛如好人一樣。襲人在旁侍候。

襲 二爺，你坐下歇歇罷。

玉 我一點不累。我身體非常健旺。你瞧，我的病不是全好了麼？

襲 只指望二爺娶了親，就從此以後改了一個人。

玉 唔，唔。（走至左門口張望）林妹妹打園裏來，爲什麼這樣費事，還不來？

襲 等好時辰就來。

玉 那也罷了。她近來老是躲着我不見面，娶過來之後，看她還躲到那兒去。

襲 你別多說話勞了神，回頭還要拜堂呢。你進去躺一會罷。

玉 （拉了襲人很興奮的）我有一個心，前兒已經交給林妹妹了。她要過來，橫豎給我帶來，還放在我肚子裏頭。

襲 （看他又說瘋話，着急）二爺，你累了，你坐坐罷。（寶玉坐下。）

玉 （外面邊炮聲，熱鬧的樂聲，自遠而近，只聽見許多人在外面說：「新娘花轎到了，新娘花轎到了。」玉興奮地站起。）  
林妹妹來了！

贊禮聲 良辰吉時已到，請新娘出轎。（音樂聲）請新郎新娘參拜天地。（音樂聲）



（賈母王夫人——穿着禮服——由左後門上，走至寶玉身邊。）

王 寶玉，現在給你娶親了，娶了親就是大人了，以後得聽從父母和老太太的話，認真讀書，好好兒做人，可以再鬧小孩子脾氣了。

玉 是，是。

母 姻緣是命中註定，不是可以勉強得來的。娶了親之後，寶玉，你應當安分守命，認真上進。我老了，我不敢指望你光宗耀祖，我只希望不白疼你一場就好了。

玉 老太太放心就是了。

贊禮聲 請新郎新娘參拜天地，

王 出去罷。（王夫人襲人扶着寶玉下，賈母隨下。外面音樂響亮，贊禮的高喊聲。）

贊禮聲 月下老人紅線牽，良辰吉時配佳緣，郎才女貌結秦晉，白首偕老永和歡。新郎新娘參拜天地。跪，拜，拜，興！（聲音低下去。平兒挾着鳳姐上。）

平 奶奶，奶奶，你怎麼啦？

鳳 不要緊，不要緊，我有點頭暈就是了。

平 奶奶，你就看開一點罷。

鳳 （拍桌生氣）氣死我了，天下那有這樣冤的事，化上好幾千兩銀子，倒放這張華小子白白逃走。你叫

旺兒進來，我要問他！

平 奶奶，犯不着氣壞了身子，況且爲了這件事奶奶已經弄得混身是病。

鳳 平兒，我告訴你我沒病，你偏偏說我有病，你真要呪我死麼？

平 並且奶奶這件事做得也太過分了。

鳳 連你也說我不對！老實說，這次事情不但化了許多冤枉錢，反把刀靶子給了外人。張華一逃走，要是把這件事告訴了別人，或是日後再尋出這回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

平 奶奶就是這句話呀。我勸奶奶……

鳳 一不做二不休，你叫旺兒進來。

平 （至門口）旺兒，你進來。

（旺兒站在簾外磕頭。）

旺 奴才旺兒替奶奶磕頭。

鳳 （拍桌）你辦的好事！這點小事都辦不了，你往後怎麼再替我當差。

旺 二奶奶，這件事你不能怪小人，璉二爺在都察衙門和張華小子身上使的錢比奶奶多，叫我又有什麼法子呢？

鳳 不要多嘴！我限你十天半月派人把張華這小子追回來，尋到了他，就說他做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

或者派人暗算他，務必將他治死，這樣才能剪草除根，保持我自己的名聲。

旺 奶奶，我看還是積福罷，外頭對我們賈府的口碑很不好，對奶奶也有許多不好聽的話……

鳳 外頭對我有什麼不好聽的話，你倒說我聽聽。

旺 外頭人看到我們爲了一個小老婆的事，成千成萬的使化銀子，因此街坊上就有個謠言。

鳳 什麼謠言？

旺 外頭人說賈府的銀庫有幾間，金庫有幾間，使用的家貨都是金子鑲了玉石嵌的，也有說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家的東西分了一半子給娘家。前兒貴妃娘娘省親回來，他們還看見她帶了幾車金銀回來，所以家裏收拾擺設的水晶宮似的，那日在廟裏還願化了幾萬銀子，只算牛身上拔了一根毛罷了。還說奶奶屋子裏的幾只櫃子裝滿了金銀珠寶，連皇上家也比……

鳳 全是胡說八道。

旺 本來是胡說八道，但是這些話多可怕呀，都是跟我們作對的人造的謠言，要害我們呀！

鳳 你不用再說這些廢話，你照我的話辦去。

旺 不過，奶奶……

鳳 你肯不肯辦？十天之內聽回音，你下去？

旺 是（下）

（外面音樂轉響）

贊禮聲 新郎新娘見禮完畢，雙雙送入洞房！

（吹打手走至門口，讓在兩邊，門簾掀處先進來賈璉賈環，捧着一對花燭，接着一對新人，寶玉由襲人扶着，新人由雪雁扶着，寶玉一路走一路對雪雁傻笑。賈璉賈環把花燭放在梳妝臺上，新人坐在坑榻上，寶玉依然向新娘傻笑。門外擁着許多看熱鬧的人，賈母王夫人史湘雲和其他丫環等擁在右首門口。寶玉向衆人傻笑。又向新人傻笑，他耐不住站起來。）

玉（向新人）妹妹，你身上可太好了？（新人不答。鳳姐招手賈母王夫人到寶玉身旁，以防萬一）好容易盼到今天，總算如了我們的願，妹妹，你說是不是？（新娘不答）老太太，太太，妹妹看見了這許多人有點害羞呢。妹妹，你蓋着這撈什子做什麼？讓我來替你揭去了罷。（伸手正要揭，賈璉和賈環站在右首，看見賈政進來。）

璉 老爺來了。

（衆人讓開，賈政走前來。）

政 寶玉。

是。

政 老太太太替你成了親，你該滿意啦？

玉 滿意啦。

政 我明天早上就要動身到江西糧道上任去了。你身體好了之後，就好好的唸書，孝順老太太太。玉 是。

政 我明天一早動身，你身體剛好，你也不必來送我。今天就算送行罷。

王 寶玉，你跪下來替父親送行罷。

（寶玉跪下。鳳姐倒酒放入盤內，遞給寶玉，寶玉向上一獻，襲人按了送到賈政面前，賈政一飲而盡。）

王 請新婦送行。（新娘跪在寶玉身旁，鳳姐再倒酒，襲人奉與賈政。）

政 （接酒）新娘子委曲了你啦。寶玉從小性情頑劣，不喜讀書，以後有你在旁邊，請你好好的勸導於他。

（飲酒。寶玉新娘均起立。）老太太，我看寶玉身體的確比前天好了，今天又娶了親，我也可以放心了。

母 你明天一早動身，早些休息罷。寶玉的事——你放心罷。

政 寶玉，你剛好一點，今天又勞頓了一天，早些休息罷。璉兒環兒，還有你們也早些回去罷。

衆 是。

政 老太太也早點安歇罷。（下。賈璉賈環隨下）

玉 （向新娘）現在我來把這蓋頭揭了罷。（他從鳳姐手裏接過尺，揭蓋，看見是寶釵。）呀？我看錯了罷，把燈給

我。（移燈近釵，擦眼細看）咦！（轉身向前發呆，襲人接燈，轉身向王夫人賈母，王夫人賈母低頭，轉向襲人）我是

在那裏呢？這不是做夢麼？

襲 你今天好日子，什麼夢不夢的混說。

玉 (糊塗手指寶釵) 坐在那裏這一位美人兒是誰？

襲 是新娶的二奶奶。

玉 好糊塗，你說二奶奶到底是誰？

襲 (頓) 寶姑娘！

玉 林姑娘呢？

襲 老爺作主娶的是寶姑娘，怎麼混說起林姑娘呢？

玉 我剛才看見不是林姑娘了麼？還有雪雁呢？怎麼說沒有呢？你們這都是做什麼玩呢？

鳳 (走前來) 寶兄弟，寶姑娘在屋裏坐着呢，別混說，回頭得罪了她，老太太不依的。

玉 (此時才明白上了當，並不是頑笑，大跳大鬧起來，衝過去，拉住賈母王夫人) 你們把林妹妹弄到那兒去了，你

們爲什麼不替我娶林妹妹？你們爲什麼不替我娶林妹妹？(瘋狂一樣的跑至寶釵面前，問她) 你怎麼把

林妹妹趕了去了？你爲什麼霸佔在這裏？我問你林妹妹給你趕到那兒去啦？(瘋狂一樣的奔來奔去)

你們爲什麼不說話呀？林妹妹在那兒？(一個個問過來，都低頭不答，最後到鳳姐面前) 林妹妹給你趕到

那兒去了？不知道林妹妹哭得怎麼樣了？要是林妹妹有什麼，我也活不成了！你們這些人都好狠心呀？

鳳 寶兄弟，你不要鬧，林妹妹好好的在園子裏呢。

玉 我去找林妹妹去！（衝向門去）

衆 寶玉！  
寶二爺！

（寶玉正要出去，紫鵲蓬着頭髮進來。兩人相對呆住。紫鵲一步步進來，寶玉一步步後退。）

紫 你要找林姑娘麼？……她……

王 紫鵲，你來幹什麼？

鳳 把她趕出去！

紫 誰敢碰我。你們害死了她，還要拿我怎麼樣？

玉 林妹妹怎麼樣了！

紫 林妹妹恨死你！

玉 林妹妹爲什麼恨我！

紫 她恨你假裝瘋癲，恨你假說丟玉，好叫我們姑娘看了寒心，你好偷偷的娶寶姑娘！

玉 這是他們安排的圈套，我一點也不知道呀！

紫 你還要賴！

玉 我馬上到園子裏跟林姑娘分辨去。

紫 不用了，她已經死了，她就在你和寶姑娘拜堂的時候死了！

玉 什麼！（癡呆向前搖搖擺擺）林妹妹，你等一等我，我……我買寶玉決不辜負你這片心……（昏倒下去，

衆人搶前扶住，睡倒）

寶玉！

寶二爺！

衆

——幕急閉——

（全劇完）



# 還 淚 記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七 月 初 版

著 者 顧 仲 彝

發 行 人 陳 安 鎮

發 行 者 永 祥 印 書 館

上 海 福 州 路 三 八 〇 號  
電 話 九 二 二 一 三

印 刷 者 永 祥 印 書 館 第 一 廠

上 海 陝 西 兩 路 二 三 八 號  
電 話 七 二 七 九 八

本 書 實 價

元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4351B

新

